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7

中国电影出版社

日本的悲剧
飞来横祸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7

日本的悲剧

飞来横祸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8498

中国电影出版社



624.18.1

《日本的悲剧》译自日本电影时报社 1953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电影剧本文库》第十一集。

《飞来横祸》译自《电影旬报》1979 年 9 月下旬号

内 容 说 明

《日本的悲剧》描写了一个被战争夺去丈夫的寡妇，为了抚养一儿一女，只好去干下贱的营生，为此竟受到儿女的鄙视。孩子大了，女儿不辞而别，与情人私奔；儿子则贪图一份丰厚的遗产而给别人当了养子。这位母亲半生辛劳落得两手空空，万分悲痛，结果卧轨自杀。

《飞来横祸》描写了一个小铁工厂老板的儿子无缘无故被人杀死，老板悲痛之余，变卖了工厂，走访全国各地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组成团体，促使国会通过对遗属补偿损失的法律。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7)

日本的悲剧 飞来横祸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6^{3/8} 插页：3 字数：93,000

1981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册

统一书号：10061·369

定价：0.65 元

编 者 的 话

这个集子收录了木下惠介导演的两部作品的剧本。

木下惠介，是中国电影界比较熟悉的日本电影名编导，从影以来，到目前为止，已摄制了将近五十部影片。他一向以长于表现人物的善良心灵和优美的思想感情见称于世。

《日本的悲剧》是木下自编自导完成于1953年的早期代表作。影片描写了一个被战争夺去丈夫的寡妇，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只好去干下贱的营生，她不仅受社会的歧视，甚至受她两个孩子的鄙视。女儿不辞而别，与人私奔；儿子则贪图继承一份丰厚的财产而作了别人的养子。半生辛劳，换得两手空空。辛酸的回忆与渺茫的未来，使她顿感人生的无常，于是卧轨自杀了。观众看到的是一位被抛进绝望深渊的母亲的悲剧，同时也是当时战败了的日本的悲剧。

影片塑造了一位历尽辛酸的母亲的生动形象，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生动。在木下的所有作品中，被誉为难得的佳作。

1979年完成的《飞来横祸》(原名《冲动杀人·儿子啊》)是木下近几年来拍摄的一些描写青少年犯罪的作品中

的杰作。

冲动杀人，是日本刑法中的名词，既不是谋杀，也不是过失杀人，而是犯罪者一时冲动而加害于另一方致死。

影片描写了一个铁工厂老板的独生子被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无缘无故刺死，悲痛之余，感到社会上无端惨死的人很多，亲人死后，这一家的生计立刻陷于困难，即使依法惩处凶犯，但死者既不能复生，也无从改变其遗属的困境。于是他卖掉家产，奔走于全国各地，走访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联合起来，成立团体，促使国会制定对受害者遗属补偿损失的法律。

影片取材于事实，主人公川濑周三，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市濑美幸。据1980年5月30日《东京新闻》报道，日本国会已通过“对犯罪被害者等支付补偿款法案”，自1981年起实行。

木下惠介着手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早的有1956年完成的《太阳和蔷薇》，最近的有1980年下半年完成的《父亲啊，母亲啊》。

这三部作品都是以青少年犯罪为题材的，然而内容不同，着重点不同，也就是说，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本质表现了作者的不同认识。在《太阳和蔷薇》里，犯人犯罪的原因是由于穷家孩子向往有钱家孩子的生活，意志薄弱，结识了一些“太阳族”一类的浪荡子弟，以致堕落下去。作者认

为最可怜的是犯人的母亲。《飞来横祸》中作者则认为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最可怜。到了《父亲啊，母亲啊》，作者认为最可怜的是那些被贴上不良少年、少女标签的本人。使这些少年、少女走上犯罪道路的是由于他们受到过分娇宠，或横加压抑的心理打击，也就是说，元凶是他们的父母。

我们这里选译了《飞来横祸》，和他早期的名作《日本的悲剧》合成一集出版，以飨读者。

目 次

日本的悲剧·····	木下惠介	编导 (1)
	于 黛 琴	译
飞来横祸·····	砂田量尔	编剧 (99)
	木下惠介	
	木下惠介	导演
	楚 心 雅	译

日 本 的 悲 剧

〔日〕 木下惠介 编导

于 黛 琴 译

序幕

A 国旗。

字幕 战争结束以来已经八年了，然而政治上依然处于混乱状态。

B 报纸刊登的报道政党丑闻的消息、新闻等等。

字幕 生活不安定。

C 报纸上刊登的游行示威、罢工、全家自杀的新闻。

字幕 每天屡屡发生的许多犯罪行为。

D 抢劫汽车、谋杀双亲案件等等。

字幕 日本人民全都被卷进这一黑暗的漩涡之中。

E 现代日本的风貌。

字幕 日本的悲剧

字幕 这母与子的故事，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在我们周围，这个悲剧的萌芽今后可能蔓延到整个日本。

(淡入)

1 伊豆花旅馆的院子

一卖唱者边弹奏吉他边唱。年约二十岁。

二楼一个房间里传出酒宴中欢乐嘈杂的喧嚣声。

一曲唱罢。卖唱者名叫达也。

达也 二楼的各位先生们，请听我唱支歌吧。您想听什么歌呀？

2 二楼栏杆前

拉窗上映出一个男人身影，他边拉开窗户边说，

男客 唱什么都行，来个好的……怎么，就一个人？
不行啊，太不象个样子……

达也 请您多照顾，别这么说吧……

男客 不听，不听了。

有个女人从身后搂着这个讲话的男人。

春子 别这么说嘛，让他唱一个吧……怎么，（啪的一声打了一下男人的肩膀）你们才是小气鬼呢，花国家的钱，却舍不得叫艺妓。

达也 先生，请照顾照顾吧。

春子 好啦，请上来吧。

男人 喂，春子。

达也 大姐，多谢您啦。

春子 光女招待也唱不了啊，没伴奏怎么行！

“好啦，这就是伴奏的，大家来唱吧。”

房间里有人这么说，并传出敲打碗盏和哄闹声。

3 房间里

里面有八个小官吏模样的客人。

此外，还有春子、阿秀、阿梅三个女招待。

春子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岁，实际上是鼠年生的，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

阿秀二十四、五岁，阿梅也就二十或者不到二十岁。

春子也跟这两个年轻女人一起，打着拍子张着大嘴唱着。她是一个讨男人喜欢、能让男人心猿意马的女人。

达也进来。

达也 晚上好！（坐下）多谢了！

男客甲 喂，我们等着哪。

男客乙 来个什么曲儿吧！

达也 来个什么好呢？

男客丙 来个最容易唱的。

达也 那……（天真地脸红了，用手模着头）这可不好办。

春子 就弹你刚才弹的那个！“温泉街悲歌”，我顶喜欢听了。

达也 好吧！（拿起吉他）

4 厨房里

厨师老关，管蒸煮的佐藤，洗碗的小家伙阿直，做饭的阿钟等四人，正在收拾厨房，并做第二天的准备。

佐藤哼着“温泉街悲歌”。

老关 那么，剩下的活儿就拜托了。

佐藤 好的。

老关解开围裙，阿直走到他旁边接了过来，然后等着他脱下工作服。

女招待阿君进来。

阿君 佐藤师傅，好了吗？

佐藤 早就得了，再不来都凉啦！豆腐房的小伙计，别傻啦。

阿直 回见。

佐藤 （对着回家去的老关的身后说）再见！

阿君 再见！

佐藤 你们这些人，对于我们做的菜不重视，不重视……

阿君 看你说的，我们太忙啦。

佐藤 忙，彼此都忙呀。

阿君把蒸的菜放进托盘。

佐藤 我特意调味的，是按趁热吃调的味。该换换脑筋哪。

阿君 我倒很愿意换换！

佐藤 我用刀子给你挖出来换换吧。

阿君 请您费心啦……

阿君刚往外走，春子进来。

春子 佐藤师傅，两个山芋菜末鱼羹……啊，真醉了。（取发票呆看）

佐藤 有什么样的客人就有什么样的女招待，又喝又闹，好菜也吃不出味道，在这家，有本领也没有用。

春子 蹩脚梳头匠，光会说⁽¹⁾

佐藤 你说什么？

春子 佐藤师傅常叨叨的台词儿。

佐藤 哼……

晚上好——八百政一边说着，一边进屋来。

八百政 山芋菜拿来了。

佐藤 啊，辛苦啦！

春子 （走近八百政身旁）八百政先生，上回说的那件事儿怎么样了？您给问了吗？

八百政 啊，那件事儿啊……

春子 怎么样啦？

八百政 始终没有个准信儿。

春子 怎么个没准信儿。

八百政 对方似乎还不急着娶媳妇。

佐藤 又是为姑娘结婚的事吗？

春子 你真的给问过了？

八百政 这个，我是以话引话探了一下口风……

春子 没希望吧

佐藤 就死了这条心吧，干脆一些……

(1) 这是谐音戏谑词，日语中“梳”和“说”字发音一样。——译注

春子 少插嘴，小孩子家……

佐藤 哼，这可不是孩子话，不必大惊小怪的。

春子 唉，求您再给好好问问吧！……不会是不着急娶媳妇……那孩子一定喜欢我家歌子。

八百政 是呀，象歌子那样漂亮的人，在全热海都难找啊。

春子 就是嘛，她还会说英语哪……

佐藤 唉！那就算个美人么？

春子 不服气，你去试试，她理都不会理你。

佐藤 嚇，那可太对不起了，我要说，天神哪，灶王爷啊，佛爷呀，天皇陛下老叔呵，你等我出了师看，死乞百赖赖上我的时候我才要呢！好了，做得了……

八百政 谢谢啦。

春子 那么求求您再给问问吧。

八百政 哎！

春子 我会报答您的。

阿秀进来。

阿秀 春姐，真烦死啦！他说钱丢了问我知不知道？

春子 谁？

阿秀 胖子，他说回屋一看，放在桌儿上的钱少了。

佐藤 少了很多吗？

阿秀 二百元……

佐藤 小气鬼！你告诉他，既然到热海来玩儿，怎么连二、三百块零钱都没忘，记得那么清楚呀！

春子 就是嘛，象这种小事我们不会一件一件记得那么清清楚楚。

阿秀 那样说可不成，他说，给了按摩师一张一千元钞票，确实还有八百。

春子 如果是那么多的钱，就不该放在那儿。我们不是一再提醒，贵重东西要存起来吗？

阿秀 你说说他吧，他还在那儿大声嚷嚷，说有小偷……

春子 真是位讨厌的客人啊！（拿起山芋菜末鱼羹要走）

帐房的阿民进来。

阿民 阿春，你儿子来电话了。

春子 啊，是吗？（放下托盘，走了出去）

5 竹丛一面条馆

电话室里，清一正在打电话，他是个十九岁的大学生。

清一 啊，喂喂，我是清一……嗯，我刚刚到……不，我今天住姐姐那儿。我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才来的……是啊……我认为是件好事，可妈妈您可能不高兴……总之见面再谈吧……我是在竹丛一面条馆打的电

话……嗯，姐姐也在这儿……好吧，不论什么时候，我都等您……是……好的。

歌子坐在饭馆的角落里，看着电话室。

她显得那么冷漠无情的样子，不过确是一位值得她母亲引以自豪的美貌姑娘。

只是看东西时两眼稍稍向上的那种神气令人感到她对一切都持冷淡态度，她年方二十一岁。

清一放下听筒，走到歌子身旁。

清一 妈说大约十二点才能来。

歌子 她又要哭啦。

清一 咱妈妈总认为全家只有她一个人奔波劳累，我们才是舒舒服服地长大……

歌子 ……

清一 电话里说：如果是让她担心的事，她就不想来……真不欢喜听她那种娇里娇气的声音，就象对男人撒娇似的……

歌子冷漠地注视着清一。

歌子 你多大了？

清一（苦笑）……仅仅比姐姐小两岁！

歌子 调皮！

清一 姐姐看上去可不象二十一岁呀，有情人了吧？

歌子 ……（紧皱双眉，低头不语）

堂倌端来两碗砂锅面。二人拿起筷子。

清一 姐姐，你住的那家，房东给点好吃的吗？

歌子 不饿肚皮就不错了……

清一 我们宿舍的条件很糟，近来虽然好一些……可是，再这样下去，智力都要减退啦……

歌子 你不是挺不错吗，阿清，你不是高材生吗？……

清一 嗯，（吃一口面条）脑子不好，又不用功的人当然不会勉强上那个学校。姐姐你的英语学得怎样……

歌子 洋泾浜呗！（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清一 你打算在服装设计学校学多久？该学的都学到了吧？……

歌子 凑合着能做做自己的衣服……可妈妈就认为这是上学啦……

清一 别抠得太紧，我甚至想去当家庭教师，赚几个钱买点书，给咱点儿花花嘛……

歌子 你干嘛要钱？不是有人要你做养子吗？那不是很好吗？……你还是挺有办法嘛！

清一 在跟妈妈说之前，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姐姐，你反对我做养子吗？

歌子 我正在考虑……

清一 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噢，我们姐弟之间要搞好关系……从儿童时代我们就受了许多苦啊……

歌子 好久没有同你一起吃面条了……

清一 是啊……确实如此。你说的对啊。

6 废墟上的棚屋(1945 年秋)

在一间马口铁棚屋前，有一对少年男女。

男的是清一，十二岁；女的是歌子，十四岁。炭火炉上放着锅，歌子用团扇煽火。

清一 姐姐，已经熟了，快吃吧。

歌子 你净瞎说，还没熟呢。

清一 我说熟了，差点儿有什么关系？……

歌子打开锅盖看，里面煮的是面条。

7 棚屋里

两人在吃面条。

8 竹丛一面条馆

二人吃着面条。

9 棚屋里

春子背着旅行背囊，手里提着大包袱开门进来。

春子 啊，累坏了……

姐弟两人正吃面条，同声说：您回来了。

春子咚地一声放下包袱。旅行囊显得更重。

10 棚屋外

春子把锅放在炭火炉上，她蹲在炉前掰碎木头往炉膛里填。锅里蒸着白薯。

旁边站着歌子和清一。

外面有人喊：井上！

一位老主妇进来。

主妇 我想匀您两升米，有吗？

春子 啊，我们家可没了，我倒有点办法，给您问问吧。……如果有，我给您送去。

11 棚屋里

歌子和清一在吃蒸白薯。

春子从旅行背囊中取出米来，边秤边往口袋里装。

春子 别出去说咱家还有米……去，把门锁好……

12 小学校教室

老师 好了，大家投票的结果：井上同学、铃木同学、田口同学、小岛同学、中村同学等五人当选为委员。

一位少女举手说 老师！

少女 我有意见。

老师 说吧！

少女 我反对井上同学作委员。

清一愣了一下看着那少女。

老师 为什么？

少女 井上同学的妈妈做黑市买卖，所以我反对。
(说罢坐下)

少年 老师！(举手)

老师 说吧！

少年 川村同学虽然这么说，可她不买黑市的米吃就得挨饿，根本就不能来上学。

少女 老师！

老师 讲吧！

少女 因为饿得没有办法而买米的人和贩卖米的人不一样……

丙、三个人同时举手说：“对。”“是呀！”

13 女子中学教室

老师 在战争期间，大家都受了很多苦，都为日本能打赢这场战争而作出了努力。但是，因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所以，现在日本国民陷入了苦难之中！今后，大家一定要正确地判断事物，不要再受军部和那帮坏家伙们的愚弄啦！

学生 (举手)老师！

老师 说吧！

学生 那么，您把错误的历史教给我们，把错误的战争说成是正确的；是不是老师也愚弄了我们。

老师 不是这么回事。老师同你们一样受了他们的

骗。所以，为了今后不再受骗，我要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学生们惊奇地面面相觑。歌子也在他们当中。

老师 从，从这种想法出发，大家按这个题目来写。
黑板上写着“新日本”三个字。

14 报纸(各年度的十大新闻)

15 歌子寄宿的寓所

清一背靠着墙看书，歌子裁西服。

桌子上放着吃剩下的薄脆饼干和喝剩下的半杯茶等。

春子喊 歌子！

清一的视线离开书本，抬起头来。

歌子出屋，下楼去了。

16 楼下

歌子到楼下打开电灯。

下面是一家卖木屐的小商店，从里屋传出打麻将的声音。

门开处一股酒气迎面扑来。

春子 怎么样？阿清好吗？啊，妈妈太喜欢你们了……

由背后抱住正在关门的歌子。

828498

15

歌子（厌恶地躲开）满嘴的酒味！

春子 啊，我真想看到你们……

自言自语地上楼去。

17 二楼上

清一 同方才一样姿势未动。屋内空气稍显紧张。春子进屋来。

春子 阿清！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啊，我太高兴了……

春子抱住清一伸着的脚，把脸紧紧地贴上。

清一感到肉麻，有些厌烦……

春子（突然抬起头）你怎么啦？把妈妈忘了？……连一封信也不写……（笑了）真是个好孩子，越长越象个男子汉了！

清一看了一眼进屋来的歌子。

歌子把裁剪的布放在一旁，拿起清一刚才看的那本书。她的动作说明她对屋内发生的事情装作毫不关心。

清一看着姐姐这种表情。

春子 你说有事儿，是什么事儿呀，可别让妈妈操心啊……好吧，只要是你们要求的事儿，妈妈都答应……又是钱的事儿？想买什么东西？在东京需要零用钱吧？

清一 不是这种事儿嘛……

春子 对啦对啦，这身西装已经有点儿小了。该做新

的了……这回那买卖可能赚些钱……

歌子 他想去做养子……

春子 什么？你说什么？歌子，你刚才说的什么？

歌子翻着书页。

春子 你说清一要去做养子？

清一 我想妈妈大概不同意，可是……

春子 对，妈不同意！妈妈不同意！那种事，那算什么呀……

清一 如果我说坚决要去，您也不同意？

春子 阿清，你可不能说这种怪话……干吗这样，简直胡闹……

春子突然顺手抓起饼干，咯吱咯吱地嚼起来。

不知歌子是看了没看，书又翻过一页。那是一本英文的书。

清一 妈妈可真成问题！

春子 怎么成问题？！

清一 因为，我非常想去，你稍稍冷静地听听我的理由好不好？

春子 哦，是这样……那我就听你说说。不过，你说什么都行，妈妈也不会同意你那么干……好啦，你说吧……

清一 这就说也没用啦！

春子 清一……妈妈最爱你和歌子……为了你们，我

怎么受苦受累也心甘情愿……可是，如果你去做别人的养子……那妈妈的一片苦心不是全成泡影了？！

春子扑簌扑簌地落泪。

春子 歌子！干吗，你怎么还在那儿没事儿似地看书……

歌子翻书页。

春子 清一，告诉我……为什么你想去做别人的养子……到底是谁？是个什么家伙要你做他的养子？我跟他吵一通，用不着他多管闲事，我拼命把你们养大了……他在哪儿？姓字名谁？……歌子，那多管闲事的家伙你准知道吧……

清一 姐姐……你替我说说呀……

春子 是啊，你先说说……

歌子 阿清真够窝囊的！

歌子啪地一声把书合上，看着春子和清一。

歌子 说是那家儿很有钱……是个医生。现在只有老俩口过……据说有个儿子当军医，阵亡了……老太太没有孩子，回老家去了……所以阿清他……

春子 不行，这事儿我不同意……怎么，这老家伙什么苦没受，就要把这么好的孩子给抢走……

清一 但是，妈妈……

春子 什么？

清一 我不是正在学医吗……过去，因为我上学用钱

尽让妈妈吃苦，而且……

春子 当然啦……但是，那样妈妈也高兴啊，对吧，清一。

春子想去握清一的手，但清一迅速地缩回来。

春子（厉声吼道）清一！（啪地打了一下他的手）你，讨厌妈妈了吗……

清一 ……

春子 清一……

春子硬把清一的手抱在怀里，哭了起来。

18 乡下(1946年夏)

前来采购的人们从村子的大道争先恐后地向田野和山沟里逃去。

四、五个警察在后面追赶过来。

19 树林里

春子背着旅行背囊逃了进来。

20 歌子寓所的二楼上

春子仍然伏在清一膝上哭着。

21 棚屋里(夏)

春子坐在两个熟睡的孩子枕头旁边，极力控制声音抽

泣。

22 歌子寓所的二楼上

春子突然抬起头来。

春子 妈回去啦……干吗听这种混账话……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我还以为会很快活，闹了半天，是来听你谈这种事情……你们根本不理解妈的心！拿我当浑蛋……

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歌子伸手取饼干，清一也去拿。

他们刚刚咬了一口，门外传来春子的喊声。

春子 清一，你来送送妈妈！

两人仍在吃饼干。

又一次传来春子的喊声：清一！

23 路旁

二楼上没有回答。

一直站在路上的春子流下了眼泪。

春子再次抬起头来。

春子 清一！我让你送送我！

二楼的窗户猛然打开。

歌子 干吗呀，太不象样啦！街坊听见，人家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有话明天再说好啦！您早点回去得啦！

乓地一声关上了窗户。

春子捂着脸哭，无可奈何，一步一步地走了。

24 御殿场线铁路(1946 年秋)

列车奔驰在富士山麓。

玻璃窗已碎，大都钉着木板。

车厢门外踏板上扒着一大群人。

25 列车里

春子坐在旅行背囊上，同一个大约四十五、六岁，穿着国民服，衣着比较讲究的男人搭话。

春子 对，我是去看望疏散了的孩子回来。他们在那儿才幸免一死，但我家男人可不在了！

男人 这太难为你了，一个女人抚养两个孩子……

春子 人们说干这种行当可不好啦，这个那个的，可不能让孩子们吃饭哪……虽然我被抓过几次，可是不这样就没法活下去呀……

一个站在春子身旁，气色难看的男人附和地说，

A 说得对呀，如果听了政府的话，就没法活下去。他们明明知道那样人们活不下去，却还让人们去守法、守法……老实人总是吃亏。尽管说不要囤积，可谁囤积了谁就占了便宜。老实说，总理大臣不吃黑市，他能当得上吗？

男人 相反，大学教授只凭配给的东西就有饿死的。

B 那种人纯粹是正直得过了头！这世道谁本本分分谁就过不下去，那才是笨蛋呢！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B 什么日本该如何如何啦，随他的便说去吧，要是不服气就还我的儿子！这群浑蛋！

26 箱根温泉车站(秋)

下车的乘客中有身着女裤比较整洁的春子。

27 温泉旅馆一个房间

女佣人打开屋门说：“您同伴来啦。”

春子怯生生地进来。

“啊，我等着你哪！”说话的是她在火车上结识的那个男人。

28 温泉旅馆走廊(夜)

春子穿着便服棉袍从屋里跑出来。

男人穿着睡衣紧追出来，抓住春子的胳膊。

男人 事到如今还顾虑什么？只要靠上我，你要什么东西我全能弄到……还可以让你的孩子们生活好，……怎么样？

29 棚屋前(下雪天)

春子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站着讲话。

他是春子死去的丈夫的哥哥一造。

一造 我也听到了不少闲话，可这种事我根本不在意……阿清明年该上中学了，孩子们越来越大了，要花的钱也越多……你如果在小田原干活能赚钱，就那么办吧……所以，孩子还是交给我替你照管着，再说他们是我弟弟的孩子嘛！我也挺喜欢他们……我想借用这个地方开个铺子……你手里还有个酒店的执照，放在你手里也白搭，如果能让给我，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这对彼此都有好处……对你来说这块地皮也许是你丈夫留下的唯一财产。你说让我什么时候还，我就什么时候还。你要想卖也可以……自从战败以后，人们的关系都冷淡了，但咱们总算是亲属，应该互相帮助啊。

30 小田原暗娼窝(1946年冬·夏)

屋里有三个同伙做黑市生意的男人，还有三个一边吃酒一边高声唱歌的女人。春子也在其中。

老板娘进来。

老板娘 阿春，你来一下……

31 旁边的一个房间

春子和在箱根初次卖身相识的那个男人相对而坐。

春子 你老是一来就伸手要钱，真太过分啦……我必

须给孩子寄伙食费，另外，学费还没办法呢……没钱啦！

男人 这就是你对我这恩人说的话吗？

春子 那我不是报答你了吗……这跟我们来小田原时说的完全不同了……为了你，我已经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地步了……

春子突然挨了一巴掌。

男人 靠谁照顾你才活到今天的……你认为人家倒霉了就……混蛋！

那男人突然站起身来踢了春子一脚。

32 信

歌子 无论怎样苦都行，我想同妈妈住在一块儿，伯父和伯母每天都是一副不高兴的面孔，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您难道不能快想想办法让咱们一起生活吗？伯父他们私卖酒和酱油，很赚钱，可当我们没钱买菜的时候，他根本不管。

33 女人们的房间

春子一边读信，一边擦眼泪。

又拿起另一封信。

34 信

清一 我姐姐一大早就忙着做饭，放学后马上洗衣服，

接着又得做饭，非常累。昨天，又挨了伯母的申斥，说我们偷了她们的木炭。虽然有好几次我很恼火，但我还是在拼命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做伯父家阿胜那种坏学生！

35 寓所的二楼

一扇木板风雨窗开着，从玻璃窗射进明亮的阳光。

两个人还躺在被子里。

清一 尽管毕业了，可是要想开业还是非常困难。我要是去当养子，那房子啦，医疗器械啦，都是现成的……妈妈再努力，也满足不了我的需要……无论怎么说，我还是要去的。

歌子 那老俩口儿都上了年纪，活不多久了吧？（带有讽刺的口气）

清一 （目光炯炯地看着姐姐）是啊，我们让贫穷折磨苦了，姐姐也是感受相同吧……靠妈妈是不行的呀。

歌子 我真不知道还有我们这样的妈妈！

清一 （浮现出歹意的微笑）我去做养子以后，姐姐愿意在妈妈身边照顾她一辈子吗？

歌子 那我倒霉啦……所以我正在考虑，那样我可亏啦！

清一 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能强迫你。

歌子 你知道她从前呆的那家旅馆为什么把她解雇了吗？

清一 怎么，又是和男人的事儿？

歌子 是偷东西！把客人的钱吞啦。

清一 ……

歌子 她还满不在乎呢……还讲大话说是她不愿在那家干的！

清一 到警察局去了？

歌子 大概钱不多。她就是经常小偷小摸的……那家掌柜的到这儿来说的。大概还不到去警察局的程度，所以不让她干下去了……

清一 回到东京后我必须尽快搬走，否则……

歌子 怎么，这就想过去吗？

清一 对方挺寂寞的……

歌子 户口怎么办哪？

清一 姐姐帮我出点主意吧……

歌子 可也是，如果那样做好的话，我帮你想想。

清一 姐姐，我也会帮助你的，因为我们一起吃过苦嘛……

歌子 你什么时候回去？

清一 对了，该起床了……

歌子 咱们去吃四喜饭^①去吧。

二人起床。

① 原文为“寿司”，“四喜”是音译。米饭里拌醋和盐，加上肉或煎鸡蛋、青菜等等，用紫菜卷起，切成片，成夹心饭卷。——译注

有人在楼梯上喊：“屋里有人吗？”

歌子 谁呀？

“我进来啦！”边说边进来的是“伊豆花”的男佣人英吉。

英吉 怎么，还没起床哪？

歌子 什么事？

英吉 我是受春子之托而来的。星期天特别忙，我还是替她跑来啦。她说她忙得脱不开身，所以让清一再住一晚上走……这程子每逢星期日，她忙得不可开交。

清一 请告诉她，说我已经回去了。

英吉 啊？

清一 你这样告诉她就行啦。

英吉 话虽这么说，可你不是还在这儿吗……这未免太……

歌子 他这就走……马上去车站。就这么告诉她吧。

英吉 是吗……

36 “伊豆花”旅馆的厨房

大家都在忙着干活儿。佐藤照例在一边对女佣人发脾气。

佐藤 怎么着？象那花房子的花名牌子似的站着不动啊……这么着你能出面接客人吗？

春子进来。

春子 请给两碗鸡肉鸡蛋蒸饭。

佐藤 哼，是哪个家伙偏要吃蒸饭？……这儿又不是食堂，你干吗答应他？！

春子 你装什么蒜！……听说你迷上了若丸。

佐藤 你说什么？不行吗？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春子 你算了吧！可她是个老江湖，狡猾的艺妓。

佐藤 你真是多管闲事……

春子 你现在找女人还太早……

佐藤 真讨厌死啦！

佐藤怒气冲冲地把旁边的一个竹篓摔了下去。

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刹那间声息全无。

春子 因为你还年轻，我不是为你着想才说这个的吗？

佐藤 你认为我是为自己才蹲在锅台边儿的吗？

春子 我知道，你在小学的时候一直当班长，所以我想你应该更聪明一些！

佐藤 嗯，别觉着你有个成绩好的大学生儿子就觉得了不起！我要是上学也不会比他差，可我妈不象你这么能干。你多了不起呀，真的，女儿能讲英语。象我这样的只配爱上个江湖艺妓，你说这又该怎么啦？

春子 我算不跟你说了！我这儿关心你，可你倒对我发起脾气来了……

佐藤 你要是那么想，那就闭上你的嘴吧！

英吉进来。

英吉 阿春！

春子 唉呀，您辛苦啦！

英吉 他们正要去车站！

春子 啊！你替我说了？

英吉 我跟他讲了，可他们说马上就要回去……

37 坡道

星期日，路上车水马龙。伊东自行车赛的宣传广告车奔驰着。春子拼命地往车站跑去。

38 热海车站前

春子跑进车站。

39 站台上

电车开出后，春子徘徊，寻找着。

40 木屐商店

春子进屋。

春子 啊，您知道我的孩子们干什么去啦？

老板娘 已经出去好半天啦……

春子 他已经回去了？……

老板娘 是啊，好象回去了。

春子（失望地）是吗！……

店主人由里屋出来。

店主人（对春子）呀，您好啊。（对他的老板娘）我出去一会儿。

老板娘 你不去，也可以嘛！

店主人 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

放焰火的响声。

店主人 你听，赛车的在叫哪！阿春，听见了吧！
（出去）

老板娘 昏天黑地的！晚上打麻将，白天赛车，近来，我要是不给他零用钱他就把店里的木屐拿出去拍卖了，真想用木屐踢他。

春子 打搅您了。

41 四喜饭馆

两人刚吃完，歌子把钱放在桌上。

歌子 我不去车站了。

清一 正是该散散步的时间。

歌子 我要去看电影。

二人站起身来往外走。

刚要出门，突然又躲进玻璃门后。他们从随风飘动的商号布帘后面看到母亲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歌子 怎么办？

清一 跟她说也没用！
二人蹑手蹑脚地向外走去。

42 四喜饭馆门口

二人偷偷地看着母亲的背影。
歌子 清一真坏，妈妈怪可怜的。
嘴里虽然这样说，然而却是那样的冷淡而厌恶的口气。
清一 既然这样，那就喊她一声。
歌子不回答，径直往车站方向走去。

43 伯父家房后(1946 年底)

前面的棚屋已拆掉，伯父靠街新盖了一幢房子。新房后面的小棚屋住着歌子与清一。

放学回来的清一背着书包站在隐蔽处注视前面。
歌子站在伯母面前，低着头。

阿末 那你们什么时候买的炭，怎么总用不完哪……这还是上次我给你们买的炭吧！现在还有呢，嗯，你们可真会用啊！我们家的炭使的够节省了，可不知怎么回事儿，下去的可真快……本来不会有那种人，可真奇怪！这可不是你伯母说是你偷的……因为这事太怪啦！如今大家都缺东西，可能无意中会摸别人的。可伯母是不会摸孩子的东西。我可不是说你们摸了，这会儿孩子比大人还靠不住，

对他们大意不得……还有，别让你那儿的自来水白流啦，地板容易受潮……唉，负担这么两个孩子腰都累断了，真是找麻烦……

一边唠叨着，一边走去。

歌子脚旁边一个炭炉，锅里的水已经开了，锅旁的小竹篓放着切好的萝卜。

清一从脚底下拾起一块石头，朝伯父家扔去。

玻璃被打碎。

清一迅速逃跑。

伯母飞快地跑出来。

阿末 谁扔的石头？

从阿末身后，大学生胜男慢腾腾地走了出来。他今年十九岁，一脸酒刺。

阿末 谁扔的石头？（又嚷一次，往外面跑去）

胜男嬉皮笑脸走到歌子旁边伸头看看。

胜男 怎么哭了，我来劝劝吧！好，咱们玩儿去。

歌子 你躲开。

胜男 你怎么总这么气呼呼的，别认为自己长得还不错，就骄傲得不得了。

44 歌子与清一住的棚屋（冬季的一个上午）

春子来了。

久别重逢的母子三人。

春子为他们买来的好东西，有鱼羹、咸山芋菜、豆馅馒头等全摊在桌上。

春子（擦眼泪）为了你们，妈妈拼命干活儿，吃了不少苦啊……大家都很苦啊！我知道你们也很苦，忍着点吧！只要努力好好念书，一定会有出息，要争气，让你伯父、伯母看看！……你们是怪可怜的，但还要再坚持坚持，……也不必低三下四的，这地皮是妈妈的……你伯父他们才是寄住在我们这儿的呢。你们要挺起腰来。

歌子 可我讨厌他们……他们还说妈妈的坏话呢！

春子 噢，说我什么？……

清一 伯母说，妈妈穿的衣服……

春子 怎么了？……

清一 说你每次来衣服穿得倒挺漂亮，可把孩子扔在一边不管，自己去寻欢作乐……还说……

歌子（激动地）阿清！

清一 ……

春子 是吗？她竟对你们讲这种事……我去找她。
怒冲冲站起来出去了。

45 伯父家·房后

春子和一造面对面谈话。

春子 这跟先前我们讲妥的根本不一样！您是兄长，如果嫌孩子们麻烦，您可以走嘛！……何必跟孩子讲那些

没用的话……

一造 阿末和胜男讲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们那么照料你的孩子，你还好意思埋怨？

春子 什么？（愣住了）你这能算照料孩子？！你怎么那样……

一造 你别太放肆了。你让我走，我才不走呢！你这么爱孩子，就该把他们全带到小田原去好了！

坐在屋子里的阿末帮腔说：“就是嘛！”

春子 那请你们搬走吧！这间屋子随便你们搬个地方，这块地皮是我的……

阿末 你还这么说，死了的阿彻生前在女人身上花了店里的钱，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补上。这笔债你还没还我们呢！这钱就算买这块地皮啦……

春子 不对，那钱早还给你们啦！

阿末 你什么时候还了？你要懂道理的话，这地皮就应该给我们。

春子 我还了，每月按期……

一造 那是利钱！

春子 好啊，如今你们……欺负我这个寡妇……

一造 别胡搅蛮缠了，快回去吧！大节日的都挺忙。

一造说完便上了屋台，随手将玻璃门关上。从小屋里跑出来的歌子和清一在一旁看着。

春子勃然大怒，把关好的玻璃门粗暴地打开。

46 中国菜馆(冬)

屋内坐满了客人，春子和两个孩子吃着炒饭。

春子 以后怎么办，妈妈正在想主意。你们再忍耐几天，别多想那些坏蛋的事……好好学习啊！只要你们将来有出息，妈妈怎么样都肯……以后我经常来，坐头班车，晌午就能赶回去……你们要坚强点啊！怎么样，饭挺好吃的吧？

清一 黑市上什么都能买到呀！

春子 别那么大嗓门！

清一 配给的大米人们不够吃，可这儿倒卖米饭，警察怎么不管呢？

春子 管他哪！反正弄不明白！

歌子 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吃到。

春子 妈妈想办法给你们多送点钱来，以后让你们也偶尔吃吃这样儿的饭。

歌子 做饭太无聊啦！

47 歌子和清一住的棚屋(194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

一造粗暴地打开门闯进来。

一造 你这个浑蛋！

正坐在一起学习的歌子和清一，吃惊地扭过头看着他。

一造用脚踢两个孩子，推开他们，粗野地翻看桌上的

笔记本。

和他手里拿的一张纸片对比。

一造 真是一样的纸。歌子，给警察局写这种信的是你？……

一造的大手打了歌子一记耳光。

一造 你到警察局密告你伯父，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一造疯狂地踢打两个孩子。

阿末与胜男进来，冷眼旁观。

一造 什么叫做黑市买卖发了财？你给警察局写这种信，可警察都告诉我了！以后再干这种事就揍你个半死……

48 夜行列车的车厢里

车里乘客满员。一个兴致勃勃的男人大声地说话，整节车厢都听得见。

男人 总而言之是民主主义的问题！不是什么大官小官的问题。啊，在这个民主社会里，他们这些家伙把好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尝够甜头。而我们工资这么低！你稍稍干点事儿吧，他们就会说，喂，你这样不好哟！废话！摆出当官的面孔有什么了不起！把人叫去说三道四，象话吗？……这叫什么民主？民主就是平等，许州官放火也得让百姓点灯，这才叫民主呢！

车厢角落里坐着清一和歌子。

49 小田原花柳街

到处传来嘈杂的流行歌曲。许多酗酒的男人和怪里怪气的女人来来往往。两个孩子在人群中穿行，寻找妈妈的住处。

突然，二人停下了脚步。

50 暗娼家门口

春子送出醉醺醺的客人，娇滴滴地卖弄风情，打情骂俏。

歌子和清一顿时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呆呆看着母亲不顾廉耻与醉汉缠在一起的样子。

他们搭肩挽手，互相拥抱，那男人把脸贴在母亲脸上，母亲揪住男人的耳朵，用两手搂着男人的脸大笑。然后又相互拥抱，接着突然把男人推开，跑进屋里把门关上。

歌子与清一清醒过来时，周围又是一片下流歌曲和娇滴滴的调情声。

51 热海车站站台

歌子和清一茫然地坐在长椅上。

歌子 记得我们曾在小田原车站过了一夜吗？

清一 嗯，……我也突然想起来了！

歌子 从那以后，你就拼命用功了，伯父、伯母说什

么你都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地用功学习……你真不简单！
(微微一笑)而今你终于成了个高材生……对于妈妈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她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清一 妈妈跟我们没有关系，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确实有那种女人……

歌子 也有你这样做儿子的吗？……

清一 我要按自己的意志生活！靠自己养活自己！

歌子 咱们回去吧，火车马上就来了。

清一 那么，暂时不能见面了。

歌子 随你便，不见面也好……再见……

歌子刚转过身来，在大约十米远处遇见了赤泽。

赤泽的表情好象在一直看着她们。

正当歌子感到惊奇之际，赤泽过来打了一声招呼。

歌子垂下眼睛，想躲开赤泽，走了三、四步远，说了声：“您好！”便往前走。

赤泽 送客人？

歌子 是的！

赤泽 星期天真无聊！想到汤河原去，你这会儿准备去哪儿？

歌子 没什么打算……

赤泽 一块儿去好吗？

歌子 我要回去，对不起！（低头欲走）

赤泽 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来？

歌子 （厌恶地）因为有点事情……

赤泽 你要去该多好啊，天气又这么好……

歌子 我还有工作……

赤泽 噢，我妻子说要请你给孩子做件衣服哪。

歌子 啊！……

赤泽 对啦对啦，上次英语翻的不错。我也不去汤河原啦！

歌子 我告辞了！

赤泽 井上！

歌子 再见……

她急急忙忙走了。

赤泽目送她走去。

清一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一切。

列车一阵风似地进了站。

52 “伊豆花”的院子（夜）

艳歌手达也唱着“热海恋歌”。

达也 厢房里的先生们，听我唱支歌吗？

厢房的纸拉窗打开了，春子出来。

春子 这会儿，正洗澡哪！

达也 啊，晚上好！

春子 你总是一个人？

达也 上次多谢您了？

春子 为什么就你自己？

达也 啊！（搔搔头）有个缘故……

春子 你一个人，听的客人就少啊！

达也 是啊……主要……是我弹得还不好，唱得也非常差。（边说边搔头）

春子 你的声音很好嘛。

达也 见笑，见笑……

春子 你今年多大了？

达也 还不行哪，（搔头）已经二十四了！

春子 那么，你比我儿子大五岁。

达也 您的儿子？

春子 长的差不多和你一样高……

达也 一定是个孝顺孩子吧。

春子 那当然……是个好孩子！你人挺随和呀。

达也 唉！干这行尽碰钉子，真没意思……

春子 你去转转再来，我劝劝这儿的客人听你唱歌……

达也 拜托您了！

53 屋内

藤田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提着毛巾进来。

桌上摆好了饭菜。

藤田 啊，真舒服！好，来喝一杯凉啤酒吧。

春子 岩见先生还没洗完？

藤田 上岁数的人洗澡就是慢腾腾的……不陪他了。

春子 那您先吃吗？（打开啤酒瓶）

藤田 来吧！（拿起酒杯）

春子 滨松的市面商情怎么样？

藤田 不成不成，纺织厂不怎么样，很呆滞哪！

春子 没想到行情跌到这样，叫人太失望了。

藤田 可是春子，虽然这次让你赔了钱，看准了再搞一次，赚钱的机会准会有。棉花、棉纱、棉布这类货行情不稳，涨落的幅度很大。跌得越凶，涨得越猛。估计月底如果再跌一次，我断定这是跌到最低限度了，那时候正是买进的好机会。

春子 不过，不借钱没法再买啦……做买卖如果不是准确掌握行情，根本就不行呀！

藤田 没那回事！连我这样的棉布店老板也不是摸得准的呀。不信你先借笔钱买进来试试看，一定有个赚头儿……

春子 太可怕了！花纱布这类货……不是我这外行能干的……

藤田 你虽然是外行，可有我这靠山哪！这回让你赔了，可是也让你赚过的呀！

春子 结果我什么也没落下！

藤田 怎么样？向岩见老板借借看……你阿春一张口他准借。

春子 后果可怕……

藤田 利用他被你迷住了这个弱点，让他拿！

春子 别，别，小声点！我总觉得他讨厌！这种话也只能向你藤田先生说……

藤田 你握握他的手，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在澡塘里还直乐哪！

春子 啊，恶心死了！

藤田 你来一杯！（取啤酒瓶）

春子 谢谢了。（取杯）

藤田 花纱布虽然可怕，可很有意思呀！穷作生意的有一星半点儿不中用的钱要想大赚一笔，除了干这个之外没别的路子。

春子 我真的需要钱！钱寄少了点儿，儿子就说要去做人家的养子……歌子在服装设计学校用的材料费也多得不得了！

藤田 只靠当女佣人这点收入你毫无办法呀！

春子 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啊！让他上了大学；歌子要念英语，也让她去了。

藤田 你真不简单哪！这还是填海盖房子那年的事吧？……

春子 他坚持要进大学，来找我商量……我当时也是

很困难，那个时候您是我的第一个客人，我就把实话告诉您了……藤田先生，让孩子们成材，可真累死人哪！

传来哼哼“义太夫”^①曲调的声音，随后，岩见进来。

他是一个五十五、六岁的胖子。

他刚刚洗完澡，满面红光，显得精力充沛。

岩见 啊——阿春也喝上啦！哈哈哈……好！今天晚上要喝个痛快！怎么样？阿春，哈哈哈……

他又豪爽地笑起来。

他右手伸过杯子，左手握住春子的手，放在自己腿上。

岩见 啊，藤田君，方才我洗澡的时候考虑过了，但是那批货我要退掉。

藤田 这，这怎么行哪？老板，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岩见 回去对你们老板就这么说好啦！

藤田 这事情请无论如何……求您啦，我给您磕头……

岩见 不行不行，价钱总这么一个劲儿地跌，你还硬塞给我。

春子欲抽手，而岩见紧紧握住不放。

藤田 老板，这样我怎么能厚着脸皮回去哪？

① 用琵琶或三弦伴奏的一种曲艺，因为是元禄年间（1688—1704）竹本义太夫所创始，故名。——译注

岩见 那我就管不着啦。本来，你们老板……（说到这些事，就顾不上春子了。于是，放开了春子的手，隔着桌子把身子探过来）总是能赚钱的时候，不懂得赚；倒霉的时候却总缠着人，有这样做买卖的吗？

54 赤泽英语补习学校的牌子

55 室内

有小学生、中学生及商人子弟等二十余人，并排坐在书桌后。八铺席和六铺席的两间屋子，中间撤掉榻扇做教室。

歌子读着课本。赤泽坐在正面那张桌子后面，正凝视着歌子。

歌子发音稍有错误，赤泽便给她纠正。当他紧紧盯着歌子时，忽然发现妻子雾子坐在旁边倒茶。赤泽扫了她一眼，目光是那样冷淡，而且象刀子般刺人。倒完茶后，雾子刚要离去，又坐了下来，她也凝目注视着歌子。她的目光是那樣的难以控制的愠怒。

赤泽焦躁地随歌子的发音，一个个地纠正。

雾子 剪剪指甲吧！脏着哪！

雾子说罢，立刻站起身来走了。

这个女人无论坐、立或走路都没声响。方才好似由冰上滑过来一般。

歌子读完了课文。

赤泽 铃木君，你读读看。

说完，便在一张白纸上飞快地写画。铃木读得磕磕巴巴。但赤泽并不关心，只顾写他那漂亮的横体字。

突然，他走到歌子身旁，放下那张纸条。歌子看纸条。

纸上的英文：你总不正眼看我。每当我用眼睛跟你说话时，你总是远远地躲开。如果你理解我的心，就请给我复信。明天中午我在锦浦等你。

56 服装设计学校(次日)

歌子专心踩着缝纫机。

无数台缝纫机的嘈杂声使歌子心烦意乱。

时针接近十二点。

歌子烦躁地踩缝纫机。

她的脸上毫无表情。

时钟开始打十二点。

刚打两下，铃声响了。

57 锦浦

赤泽靠道边的岩石站着。

汽车扬起尘土来到拐弯处，引擎轰鸣着开了过去。

赤泽看表。过了十分钟。

卡车轰轰地响着，卷起尘土，飞驰而过。

赤泽好似故意自找苦吃，站在尘土里，向远处地平线眺望。

他又看了看表。

已过了十五分钟。

卡车驶过。

公共汽车驶了过去。

赤泽紧紧握着手里用纸包的象书似的东西。

58 寓所的二楼

桌子上的座钟指一点。

歌子在喀嗒喀嗒地踩缝纫机。

春子进来。

春子 清一的事，真叫我不放心……明天我去一趟东京。你先给我拍个电报去，让他到新桥车站接我……我坐十一点从热海站开的车……我去看看……他一定在学校的特别脏的宿舍住着呢……所以他才说要去当养子。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自己找个房子多好……也许零花钱又不够用了，可妈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嗯……倒霉，行情大落，又赔钱了……(突然又笑了)这次，我又买进来……这回肯定能赚钱……等赚了钱也给你买点东西……

虽然春子说得很高兴，但歌子依旧毫无反应踩着缝纫机。

春子感到很扫兴。

春子 啊……想赚点钱真难哪！……这个世道是难熬啊！

说着便哼起“越后狮子舞”的一节，

看自家如花似玉身，
花开花落多纷纭。
你时隐时现扑捉难，
夜不成寐待明天……

春子 对了对了，你认识海岸大街服装店那个龟圆的儿子吗？……那孩子怎么样？听说他正在找对象哪！我看他不错，你觉得怎么样？

缝纫机停了下来。

春子 我想，如果你嫁到他们家，倒是挺好的！……

歌子（冷冷地）上回你说的那家怎么样了？……

春子 吹了！说太小，不急着找对象……都是他老子浑蛋！说不定同月迺家的君子好啦……

歌子 所以这次就想找龟圆……（又开始踩缝纫机）

春子 托八百政的父亲不可靠，没有法子。所以这次托寿司忠先生给问问……

“歌子，有客人！”木屐店的老板娘喊道。

歌子一惊，心想是赤泽来了。

春子 是谁呀？

说着拉开拉门往楼下看。

“是赤泽君。”楼下又喊道。

春子 英语老师来了。

歌子 ……

老板娘上楼来。

老板娘 是赤泽先生的太太。让她上来吗？

歌子 不用，我下去。

歌子和老板娘一起下楼去。

59 木屐店

雾子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

这是她的独生女叶子。

歌子下楼来。

雾子 对不起，你一定很忙。

歌子 什么事？

雾子 我想请你给这孩子做件衣服……可以吗？……

歌子 嗽。

雾子 这料子可不大好……

把拿来的包袱放在摆好的木屐上，然后打开。

雾子 您有客人吗？

歌子 没有！

雾子 我可以上去吗？请让我看看什么样式好看。

歌子 屋里弄得很乱……

雾子 不是没客人吗？对啦，您大概不晓得我家先生往哪儿去了吧？

歌子 不晓得……

雾子 我以为同您在一起哪！那么，我就……（欲上楼）

歌子 （又下来一步）可我没有儿童服装的图样……

雾子 那请您给随便画一个吧！

歌子 可是，我现在很忙……

雾子 不着急。二楼不错吧！你找了个好地方！在门口说话不方便，请让我上去吧……叶子，你就说请让我上去吧！

歌子 现在，我不能做，到明年春天的活儿都排满了……

雾子 啊，是这样吗？

歌子 是的。

在这微妙的气氛中，春子从二楼下来。

春子 太太，您好！欢迎您！

雾子 是你母亲来了。

春子 歌子承您多照顾啦……她多少能说点英语了，以后还请多关照。（对歌子）那我明天去东京，别忘了打电报。（对雾子）对不起，我失陪了！

春子走出。雾子目送她的背影。

雾子 啊，她穿的真好看。总那么年轻，您的母亲真

漂亮，化妆也考究。看不出她是您的母亲。

歌子 请上来吧……

雾子 你既然不能做……

歌子 我想办法，给您做了吧。

雾子 那就麻烦您了……

歌子 别客气。给您做吧，请上来。

雾子 就在这儿吧。

歌子 可我还得问问您要什么样式的？

雾子 那全由您定吧。

歌子 我给您画个图样。叶子小姐请上来吧！来看看姐姐的房间，请吧。（自己先上楼）

雾子有些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地上楼去了。

60 二楼上

歌子上楼后，翻看儿童服装的图样。

雾子与叶子默默坐着。

歌子 好了，也有孩子的，这本书里有好多儿童服装的样式。（拿到雾子面前，一页一页地翻看）您看什么样式好？叶子小姐，你也来看。

叶子刚要伸手取书来看，雾子硬把她的手拉住，将书推给歌子。

雾子 您随便吧。什么样式都行。

歌子 好吧。那就交给我吧。（故意装作没看见雾子

的动作)叶子小姐，阿姐给你做件漂亮的西服……

雾子 (凝视着她)我真不理解，您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歌子 (根本不看雾子)啊……不为什么……多学一点东西，总没坏处。

雾子 不白费吗？

歌子 白费。每个月还得交学费。

雾子 那您不去学多好啊……

歌子 可我觉得老师很好，能学到很多……

雾子 不，他那个人在外语方面没什么本事。

歌子 他是位好老师，不错……他教我们很认真。

雾子 你喜欢他吗？

歌子 是的。

雾子 他那个人没出息。当时人家说他是个什么高材生，我父亲把他招为养老女婿了……(莫名其妙地笑笑)我们从国外回来之后，找不到工作，才开了这么个补习学校，真丢人……

歌子 叶子小姐，你喜欢爸爸吧？

叶子 不喜欢……

雾子 这孩子就跟我好。连孩子都看不上那个没出息的父亲，也够可怜的。告诉你吧，叶子，妈妈象你这么大的时候想要什么就买什么……穿着漂亮衣服，到哪儿去都带着女仆。对，上学也有人接送……可是，我们的叶子现

在真可怜……象他那种人，少有！

歌子 那么，我给您做吧……尽量快！（收拾茶具）

雾子 叶子，咱们回去啦！拜托您做件样式好一些的。房间很不错嘛！

边说边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屋子。然后说：“那么走吧！”拉着叶子下楼去了。

歌子狠狠盯着雾子的背影。

61 木屐店

赤泽进来。

赤泽 井上小姐在家吗？

正在站柜台的老板娘说：“在！”

话声刚落，赤泽突然大吃一惊。他与刚下楼的雾子正好碰了个照面。

雾子穿好木屐。

雾子 井上小姐在家！有何贵干？

赤泽 你来做什么？

雾子 你哪？

赤泽 （拿着手里的纸包给他看）她要借书，我给她拿来。你干什么来的？

雾子 “干什么来的？”多难听的话……她在，你上去？

赤泽 （对木屐店的老板娘）打搅您了……

他刚要上楼，跑下来的歌子满面春风地，

歌子 老师您来了！快请上来吧！

雾子 （对刚脱掉一只鞋的赤泽）你把书给了她就马上回去吗？……

歌子 多玩一会儿吧！您来的正是时候，作业 那么难……谁让您出这么难的习题……老师真坏……

赤泽 好吧，那就稍微……（上楼去了）

歌子 （对脸色非常难看的雾子）我尽快做好。叶子小姐，再见！欢迎你们常来玩儿！

然后，又对雾子说了声：“对不起。”便上了二楼。

雾子抑制着自己烦乱的心情。

雾子 （冷静地对木屐店的老板娘）太打搅您了……

老板娘 不客气……（目送雾子出去）

62 寓所的二楼

歌子 做什么样式的好，我想请老师来决定……

赤泽 那东西什么样子都无所谓……为什么没有去？

歌子 ……

赤泽 那家伙偷看了我的日记……你也来看看吧。

赤泽打开外面包的纸，取出日记本，放在歌子的腿旁边。

但他又把日记本拿起来，啪地一声用力放到了歌子的腿上。

赤泽 我是真诚的。

他的话音刚落，歌子把腿上的日记本使劲儿地扔在一边。

赤泽 歌子小姐！

歌子蓦地起身拉开放书的抽屉，伸手掏出四、五封信。

歌子 还给您！（放在赤泽面前）

店门口大街上传来叶子的喊声：“爸爸！”

刹那间沉闷的寂静。

赤泽 你不喜欢我？

叶子继续喊：“爸爸！”

63 门外

叶子与雾子站在街上望着二楼。

雾子 再大声喊……

叶子 爸爸！

64 木展店

老板娘莫名其妙地看着。

65 寓所的二楼

赤泽站起身来，要打开临街的玻璃窗。

歌子 老师！

赤泽转过身来与歌子相互看着，彼此视线表现出感情

起伏激越。

歌子默默地摇摇头。于是赤泽咚地一声坐下，然后低声说道。

赤泽 我因为有这么个老婆，非常痛苦，痛苦……在认识你之前，我同她同床异梦，我灰心地认为，命中注定我将这样窝窝囊囊地生活下去。但认识了你之后，使我突然看到了希望。你看看我的日记吧，我想，我只要有勇气，就能开始新的生活。我要离开她重新生活。我听说你母亲正在为你找对象，心里很着急。歌子小姐，我求求你，请理解我的心情吧！

他一边激动地讲着，一边握住歌子的手。

歌子使劲儿抽回手来。躲躲闪闪地向后退，险些撞在墙壁上。

歌子（脱口而出）讨厌！

66 歌子与清一住的棚屋(1947年冬)

胜男开门，进来。

胜男 怎么了？听说你感冒了。我给你带蜜柑来了……（坐在她被窝旁）发烧吗？怎么样……（伸手）怎么啦？不要藏起来嘛！人家来关心你，让我摸摸头。如果发烧，我去给你拿冰来镇镇……

67 棚屋外

雨不停地下着。

玻璃窗被打破了一块。

68 棚屋内

蜜柑滚到了过道里。

雨水从破了的玻璃窗处渗进了屋里。

胜男画外音：“你妈不也是个野妓吗？……这家伙……太狂了！……畜生！”

69 寓所的二楼

歌子站起来要往外走。

赤泽 你到哪儿去？

说着，挡住了她的去路。

歌子 我想出去一下……

赤泽 我马上回去！我的日记就放在你这儿吧。

说完，出去了。

70 棚屋里

胜男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

胜男 要是跟你母亲说，我可不答应，要是你不作声，以后待你就好一些。

然后，冒雨走出。

71 木屐店

赤泽下楼。

赤泽 （对老板娘）打扰您了！（穿鞋）再见！

72 门外

赤泽出来，刚要走，又抬腿朝相反方向走去。

雾子站在距木屐店两三间门面的一家化妆品商店的橱窗
窗前。她注视着赤泽走去的方向。

73 寓所的二楼

歌子取过赤泽的日记打开。

74 奔驰的湘南电车

箱根的群山在晴空下多采多姿。

75 软席车厢内

春子和岩见并坐。

岩见的脚伸向前面的座位上。春子坐在旁边。

岩见 再来一杯吧！

说着，把装二合^①的酒瓶递过去。

① 日本的容量单位，一升的十分之一，为0.180公升。——译注

春子 好!

岩见 怎么样?今晚上你住在我那儿……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春子 非常,非常谢谢,可是我要不赶快回去,又要挨剋!

岩见 没关系,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就行啦。就这么定了吧……

春子 穷人无闲空,得拼命干嘛!

岩见 别说这种小气话,你什么时候用钱我给你!

春子 实在太谢谢您了……等我赚了钱马上还您。

岩见 行情这玩意儿你怕它可不行啊,赔了不再干一次可不……

春子 真难哪!象我这样人干不了这种事儿。

岩见 你儿子的学费,我来替你出!

春子 不用!目前还能凑合……

岩见 但是,让你这样的人做女招待实在可惜呀……你总是这么漂亮,哈哈。

春子 我从六岁开始学长歌^①啦。那时我家住在滨町,是个很美的地方;父亲是个有点名气的装修房屋的师傅……

岩见 怪不得与众不同……

① 以三弦、笛子伴奏的一种曲艺,常在歌舞伎、舞蹈等古老节目中穿插演出。——译注

春子 我跟胜太郎学的……

岩见 啊！胜太郎，那是位名人呀！

春子 我还常去日本桥俱乐部表演。

岩见 怎么样？这次能不能到箱根或汤河原，让我们欣赏一段儿？

春子 不成，全忘光了！

岩见 不要说那么没感情的话嘛！来，再喝一杯……

春子 已经喝多了……大白天的，这么喝……

岩见 再来一杯嘛……

春子 不行啦！不行啦！

岩见 说什么哪……

春子 我可要跑了。

春子躲到了前面的位子上。

春子 让人家看着多不好？

岩见 看就看吧！

春子 脸喝红了，让孩子看见又该挨说啦！

岩见 真扫兴，三句话不到就是孩子呀孩子的……

春子 我满脑子都是孩子的事……啊，有点醉了！

春子扭过身来出神地望窗外，开始小声地唱“溅机带”中一段：

随风飘舞的垂枝樱，
娇嫩可爱的孺子樱，

雍容厚重的八重樱。
使我饱享花的飧宴，
却是那难忘的单瓣樱。

76 新桥车站

春子和清一走出来。

春子 咱们到哪儿去好呢？好久不见啦，妈妈今天好好请你吃一顿！

清一 我是不想去银座那种地方……

春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妈妈想去上上坟。然后咱们再去美餐一顿……乘汽车去，一会儿就得。

清一 那么，就从那儿坐车吧。

两人向出租汽车停车处走去。

77 谷中的一座寺院的公墓

春子拿着花和香，清一手里提着一只盛了水的水桶走过来。

她们来到经受了八年风吹雨淋，颜色已经发黑的木制墓标前，

春子 啊，好久没来扫墓了……阿清，把香点着。

递过火柴和香。

春子供上了鲜花。

春子（自言自语）本来早该给你建一座石墓，但实在对不起你啊，请再忍耐一下吧！等孩子们出息了再说。他们俩都已经长大了，快了！

墓标前点上了香。

春子拜罢，无限感慨。

春子 人一死也就完了！活着的时候，总是不规矩。那时候，我曾想过，世上再没有这样胡闹的人啦，可是，现在想想，你这个作父亲的也吃了不少苦啊！……阿清，你也来拜一拜呀！

清一过来拜墓。

春子 清一他们可真有福啊！上了中学又上大学。你这父亲小学一毕业就去做工啦。一直干了二十多年……跟妈妈结婚的时候，还是个小铺掌柜的，工资也很少……姻缘真是奇怪啊！妈妈如果不是遇上地震穷得没法，哪里会跟酒铺的小掌柜结婚呢？人的命运真是难以捉摸呀！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也许我什么时候就突然死了！……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好的去吧！……

清一 我……今天想让妈妈见一个人。

春子 谁呀？

清一 我搬家了。

春子 搬到哪儿去了？有好地方啦？

清一 是他！

从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春子。

春子看名片。

春子 他……他是什么人？

清一 我叫他父亲。

春子 ……(凝视)

清一 他说，想见您一面。他本想到热海好好同您谈谈，我没同意，没让他去。

春子 你称他为父亲？你……你的父亲不是躺在这儿的吗？

清一 我讨厌住宿舍，所以已经搬过去了。

春子 清一！因此你就称他为父亲吗？(挥动手中的名片)

清一 是的。

春子 你！（打了清一一记耳光）

清一歪着头往天上瞅。

春子泪如泉涌。

春子 你事先同谁商量过？干那种……(颤抖而低声地)好吧！我不给你转户口……你可以随便去找什么父亲、母亲吧！（捂脸哭泣）你的父母都在这儿，你却……

清一 您见一面吧！您去看看就会明白……这样做对我好！……

春子 (突然抬头)那，妈妈今后怎么办呢？……

清一 不是还有姐姐吗！

春子 你这小子！

她哭喊着捶了清一后背好几下。

捶着捶着将脸贴到他的背上，并从后面抱住他。

春子（几乎是哭诉地）清一！别离开妈妈吧！……妈妈多苦都不在乎，只要你别扔下妈妈就行！

清一 一说你就哭，什么都没法谈。（转过身，离开她几步）

春子扑了个空，摇晃了一下。

春子 妈妈爱你们，我为了你们一直在拼命干活儿呀！可是……

清一 所以，我永远不忘您的这份恩情。但是，如果您真的爱我们，您是否更冷静地为我着想一下！

春子 我不是在为你着想吗？你提出要上大学，我就想尽办法让你进了大学。我也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成个了不起的人啊……

清一 那也是为了满足您自己的欲望。

春子 说什么？

清一 您是想，让孩子有作为，今后自己也可以享福啦。

春子 怎么，不可以吗？我费尽心血把你们养大了，我上了年纪时让你们孝敬我，我想让生活过得舒适一些，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清一 归根结底，您还是为自己而受累，不是为子女。

春子 你，说出这种话……你知道我尝过多少辛酸痛苦的吗？

清一 知道！什么都知道……

春子 清一！

清一 我回去了。（欲走）

春子又喊了一声：“清一！”便把他拉住。

清一 我回去嘛。

春子 （一边拉住清一）我说让你等一会儿……

清一 不等，再说也没用！

春子 （被拖着走）妈妈干的什么事，全是为了你们。

清一 （站住）好了，反正还是那老一套……

春子 可是，我不讲这些，讲什么呢？

清一 一张嘴你就说是为了我们，可您自己不是也很开心吗？

春子 你说什么？！我有什么开心的？

清一 伯父已经告诉我们了。方才在我爹的坟前您说，家里穷了，才同酒店的小掌柜结婚的。这跟我伯父说的根本不一样。您不是怀了姐姐才同爸爸结的婚吗？

春子低头不语。

清一 我和姐姐两个人想从伯父家里搬出来，去小田原找您的时候……

春子 别拿你妈当傻瓜！

清一 反正我还是得回去。（欲走）

春子 清一！（抓住清一胳膊）

清一 （严肃地回过头来）你在热海 旅馆里 干了些什么？我们都感到害臊，都不承认你是我们的母亲！

清一 快步离去。

被儿子揭了隐私，再也无力追赶他了。

她哭着回到丈夫墓前。拾起掉在地上的名片，掩面痛哭。

78 歌子沉思的面孔

79 英语私塾门前(夜)

歌子站在门前。

她有些犹豫，是进去，还是不去？最后，下决心进去了。

80 教室里

学生们都在学习。

赤泽在前面的桌上油印东西。

歌子静静地进来后坐到自己桌前。

她和赤泽稍微相视一下。

歌子默默鞠躬，接着打开包袱取出儿童服，并把它送到赤泽面前。

赤泽 啊，已经做好了！

歌子 您看中意吗？

赤泽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太谢谢了……

拿着衣服站起来走出去。

81 厨房兼饭厅

雾子正在拆衣服。

叶子在一旁作功课。

赤泽进来。

赤泽 已经做好啦！（展开衣服来看）很好嘛！

雾子 因为是井上小姐做的嘛！

赤泽扔下衣服走出去。

雾子 唉，我说！

82 教室

赤泽不高兴地坐到桌前。

歌子看着他。

雾子不声不响地走来，坐到赤泽前面。

雾子 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赤泽非常生气地看看雾子。

雾子眼皮不抬，站起来朝饭厅走去。

赤泽与歌子相互看着。

歌子低头看书。

赤泽站起身来，走向饭厅。

正在学习的两三个年青人回头看了看歌子。

歌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83 饭厅

赤泽 (站着)我正在工作，你要说什么？……

雾子 你干么站着？请坐下吧。

赤泽坐下。

在他膝盖前仍然放着刚才他乱扔过去的那件衣服。

赤泽把衣服拿在手里。

赤泽 叶子，你的衣服做好了，为什么不来看看？

叶子抬头看看父亲。

那眼神和大人——她母亲的一样。

赤泽 穿穿看。人家特意为你做的，你该高兴啊！（把衣服放在叶子书桌上）

雾子一直盯着赤泽。

叶子低头看衣服。

赤泽 这孩子真讨厌！

雾子 你！

赤泽 有什么话，还是快说！叶子快穿上看看。

雾子嘴唇颤抖起来。

叶子拿着衣服站起。

雾子 那种衣服不穿也好！

赤泽 你干什么！

84 教室

学生们都往饭厅这边看。

85 饭厅

雾子 可不可以告诉井上小姐，请她不要再来了？（声音低沉而冷酷）

赤泽 ……（嘴唇哆嗦着）

雾子 （拿起手中拆的衣服猛地撕断了线）真不要脸！我以为她不会再来了……

赤泽 私塾里的事，你不要多嘴！（声音虽低却很严厉）

雾子 不！这个家是我的，我不许讨厌的东西进我的家门！

赤泽 蠢货！人家听见！

雾子 （大声而干脆地）就为了让她听见才说的！

赤泽正大吃一惊之际。

叶子 我不要这衣服！（啪地一声，把衣服扔到父亲面前）

赤泽 叶子！

雾子 一下子把衣服拿过去，用剪刀剪个口，然后从裂口处咔嚓一下撕开。

赤泽 混帐！

他喊了一声把衣服夺过来，站起身来朝雾子的头顶砸去。

86 教室

歌子抱起书包走了出去。

87 英语私塾门前

歌子急步走出来，朝自己宿舍方向走去。

她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那微笑又变为盛怒。

88 棚屋里(冬)

雨水从破碎的玻璃窗处淌进屋里。胜男站在门口，回过头来。

胜男 你要跟你母亲说了可不答应你，要是你不作声，以后待你就好一些！

然后冒雨走出。

89 热海人造陆地(1947年冬)

门前一只写着“烤鸡肉串阿春”的灯笼在风雨中的屋檐下摇晃。

歌子从门缝往里面看。

90 屋里

梳着古式篷头的春子正给两个客人斟酒。

春子 真讨厌！对不起，不成。谁也比不上你这个好色鬼！

吱地一声，门开了。

春子 唉呀，怎么，你（伸着头），歌子，干么不进来呀？（出去）

91 屋檐下

歌子 我再也不想回去啦！也不能上学啦！

春子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歌子 我死也不再回那个家了！

春子 再忍耐一点吧！阿清刚考上大学……只要他能住进宿舍，我就给你找个寄宿的地方。

歌子 不，我讨厌去东京那种地方！

92 寓所的二楼

春子坐在桌前，看歌子的存折。存折里的钱，一点没有取过。

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拉门刷地一下拉开，春子抬头一看是歌子，她立即变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歌子 干什么呀！随便开人家抽屉……

歌子径直走到妈妈身旁，从她手里夺下存折放进打开的抽屉，啪地一声关上。

歌子 怎么样？您看到清一了？

春子 你……怎么存了那么多钱？

歌子 留着结婚用。我想让妈妈大吃一惊……

春子 歌子，妈妈钱好紧啊！又要给清一寄钱，又要给你凑学费……

双手捂着脸抽泣。这哭泣比大声痛哭还悲痛。

歌子 好啦好啦，这是我自己做活儿挣来的。你想要，可以给你。

春子（手从脸上放下来）我不要……你有这么多存款，妈妈也很高兴啊！真的！为了凑一百块钱，妈妈都很难。总是想，如果不早点给你们，你和清一都会很为难——我一直认为由于妈妈无能，钱赚的少，使得你们很艰难呢！（越说越气）

咣当一声，春子拉开抽屉，拿出存折，扔到了歌子面前。

春子 你不是已经存了四万块钱吗？

她喊着走出门去。

93 “伊豆花”大宴会厅

宴会有三十人参加。有七、八个艺妓陪酒，又喝又唱，一片喧闹声。

94 厨房

菜已基本上齐，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厨师还没有回家。春子正在吃女佣人的伙食，并喝大碗酒。

佐藤 春姐，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想喝就到大厅去喝嘛，别喝冷酒啊……回头老板娘又要发脾气的……

春子 我这就去。

佐藤 今天有宴会，客人多，可老板娘她还去了东京，她从中午就生气呢！

春子 爱怎样就怎样吧！我算活够啦！

佐藤 是吗？也许因为你上了点年纪吧！

艺妓若丸进来。

若丸 佐藤，晚上好！

佐藤 怎么？这个时候……

若丸 唉，来问候问候，想看看你嘛！

佐藤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若丸 人家就是为这个嘛！

佐藤 有句话同你说……

佐藤先从后门出去，若丸随后出去。

煮饭的阿钟叹口气。

阿钟 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的？

春子 傻瓜嘛！

阿钟 今几个，他妈妈又来啦。正好佐藤不在，不知到

哪儿去了……他妈发牢骚说，从两个月前一分钱也没给她。

春子 ……

阿钟 在这儿等了一个钟头才走。怪可怜的……佐藤多半是到这个女人那儿去了！

若丸 先进来。

若丸 没什么要端的吗？我帮你们端过去。

佐藤 不必，不必，那儿有女佣人。

若丸 春姐，精神不坏呀！来，我敬你一杯……（边说边往外走去）

春子 佐藤，你应该孝顺你老人哪！

佐藤 少说一本正经的废话……快走得啦，磨磨蹭蹭地，没你好的！

阿梅 进来。

梅子 请把酒烫烫。

春子 一饮而尽，然后走出去了。

95 大厅

艺妓们已经开始表演舞蹈。

春子 进屋后找到若丸，然后来到她身旁。

春子 （向客人）您来了，我给您斟酒。

客人 噢，你怎么刚来，在哪儿躲着了……

若丸 春子总是这么漂亮！

春子 少拿我开心！

若丸 唉呀，真粗野！

客人 粗野吧，粗野吧，今天晚上要尽情地撒撒野嘛！
来一杯！

春子 （接过杯）若丸，你卖弄风情耍一个厨子，可造孽呀！

若丸 唉呀，你讲些什么呀！

春子 我说的是你跟他耍手腕儿，他可受不了！

若丸 这话可奇怪啦！你是故意找碴儿怎么的？

客人 （吃惊地）哎，好了！你们俩这是怎么啦？！

若丸 不，您别管！

春子 热海的艺妓有的为钱卖身，机灵的也有两三个男人，可没有勾引厨子的。

若丸 春子！（猛然抓住春子肩膀）

春子 甩开她的手。

春子 连三弦都不会弹可专会勾引人！又不是小偷！
以后少到厨房去！

若丸 哼！（气得发抖）

春子 我虽然是个女招待，可还将就能弹两下！

春子 站起来向下面艺妓坐处走去。

春子 阿姐，借我用用。

拿起三弦弹唱起“阿奴”。若丸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大厅里随着春子的弹唱而唱着闹着。

季子 阿春，出来一下，佐藤找你……

春子一看，只见佐藤站在走廊里怒视着她。春子站起来，出去。

96 走廊

佐藤到走廊角落里等春子。

春子 佐藤，什么事？

说着，走到佐藤身旁。

佐藤扬手就给春子一个嘴巴。

佐藤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当心明天下地狱！

说着，又是一拳。春子“啊”地一声倒在地上。

“算了吧！佐藤！”阿秀说着把佐藤拉走。

春子落了个没趣，站起身来，悄然往院子里走去。

97 临院子的走廊

春子木然地走来，穿上放在那里的木屐。

“大姐，晚上好！”有人向她打招呼。原来是艳歌手达也。

达也 每次都蒙您照顾，真是太感谢啦！

春子 啊，对了！今天晚上给我唱一支歌，好吗？

达也 当然可以，大姐您要听，免费……

春子 给钱哪……

达也 唱“温泉街悲歌”吧！

春子 等等，不是在这儿，跟我来……

达也迷惑不解地跟在春子后面走去。

98 海边大堤上

石阶下波浪拍岸，两人坐在石阶上。达也弹唱“温泉街悲歌”。歌罢。

达也 您儿子生病了吗？

春子 生病？……啊，是生病了！

达也 那让您操心啦！

春子 你母亲在吗？

达也 在乡下。

春子 那你怎么出来卖唱哪？

达也 我哥哥复员回家，我就呆不下去了……我们家很穷，地不够两人种的……

春子 是啊……确实困难哪！大家都一样……你有妻子吗？

达也 她现在闹病！

春子 真糟！那太困难了。你为什么一个人走街串巷呢？

达也 因为我老婆，不得不离开大伙儿……

春子 真可怜！你老婆是什么病？

达也 从打了胎以后总不好……日子不好过呀！

春子从腰带里取出钱包，拿给他一千元。

春子 这点钱给你老婆买点什么……

达也 不用，不必……

春子 拿着吧，我把你叫到这儿来就是……少一点儿啊。

达也 不！我不能要！

春子 算我的一点心意吧。

达也 大姐，经常麻烦您，真叫我过意不去！

春子 没什么，拿着吧。

达也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春子 你，不想回去看看你母亲吗？

达也 那当然想回去看看，可现在太狼狈了……

春子 你喜欢你的母亲吗？

达也 嗯，很喜欢。对了，我用这钱买些干鱼寄去。

山里人吃不到鱼……

说到这里，春子紧紧抱住达也的腿哭了。

达也听任她哭，呆呆地看着春子。

他想起往日在母亲怀里的温暖。

春子突然抬起头。

春子 我感觉你刚才说的话挺亲切的！真对不起！

达也 不知怎么，我也突然想妈妈啦。

春子 做母亲的，（擦泪）只要想到儿女们总是挂念着自己的时候，她就会把这个看作力量，哪怕世道再艰难也能拼着命活下去，这就是她唯一的依靠……可是，人们之间是那样冷淡，只有自己的儿女不同啊。（鼻子酸了）你要把妈妈放在心上啊！千万别走邪道！做一个孝顺的儿

子！你做艳歌手，很难不走邪路啊！听话哟！……

达也 我不会走邪门歪道！我一定正正经经地做人。

春子 那么一言为定。

达也 嗯。

春子 那咱俩拉勾……

春子笑着，象是对小孩子说话似的。她一面擦着泪，一面伸出小拇指。

99 服装设计学校(中午)

缝纫机嘈杂地响着。其中有歌子。

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办事员走来。

办事员 井上小姐，有人找！

歌子停下机器，答应了一声：“好的，”便站起身来。

雾子意外地出现在眼前，简直两人险些撞上。

歌子大吃一惊。雾子显得神情慌乱，却强装镇静。她先是四处看看屋内，然后说道。

雾子 井上小姐，请问一下，赤泽在什么地方？

女教师 会客请到会客室……

雾子 （不理睬）我想您一定知道的。

缝纫机全都停了，学生们的目光一齐投向雾子。

歌子 不知道！（虽然口气如常，但很生气）又要干什么？（话说的很快）

雾子 你不会不知道……（尖声、急促地）

女教师 你们谈话请到会客室……（不知怎样对付这位客人）

雾子（装模作样地）对不起啦，你们正在上课……（故作恭敬地鞠了一躬）井上小姐，请您告诉我！

歌子（毫不退让，冷静地）难道他不在您的家里吗？

雾子（以牙还牙地）是吗？（轻轻接过话茬儿）他是个大浑蛋，真没办法！真的……（冷笑）

女教师（有点不耐烦地）您们谈话请到……

雾子 知道了！（立即气势汹汹地对歌子）上次您不是做了件衣服送来吗，我把它撕烂啦！从那天起他就走了，已经十多天啦！

歌子不回答，用手数着日期。雾子也越来越气。正在这时。

女教师 真难办！

正说着。

雾子 请闭上嘴巴。（怒气冲冲地两三步便走到歌子面前）赤泽在哪儿？小小的年纪，假装正经！你竟能拐骗一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

说到这儿，歌子突然转身坐到机器前，喀嗒喀嗒地蹬起缝纫机来。

雾子气呼呼地走过去，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

雾子 你算什么姑娘！（回过头来对大家）诸位，这个姑娘，是个流氓！（对歌子）你快说，你不会不知道他

的住处！

歌子猛然停下机子，转过身来。

歌子 老师，我是交过学费的。这样闹，我无法学习……

雾子 你说什么？！

歌子 有话，请到会客室去说。

雾子 当然可以！（控制着怒火）对不住，打搅您们了。

雾子故作恭敬地鞠了个躬走了出去。歌子目送她的背影，然后自己也出去了。

100 收发室

雾子先到了这里，两眼盯着下楼来的歌子。

二人距离越来越近，当她下到楼下时，已经下楼来的办事员正在接电话，使她吃了一惊。

办事员 井上小姐，您的电话……

歌子接过从收发室窗口递出来的话筒。

歌子 喂喂……

雾子睁着大眼盯着她，心想，说不定就是他给她打的。歌子扫了她一眼说：“是我。”

歌子 请稍等等。（用手捂住话筒，对雾子说）请您稍微离远一点。

雾子暗暗骂了她一句：“这个浑蛋！”然后转身走过去几步。

歌子（撒娇地）什么事呀？

101 “伊豆花”的一个房间里

春子 对不住，妈妈就求你这一件事……真是对不住你，也许你听了不高兴。可妈妈确实有点困难……

102 收发室

歌子（故作笑脸地）你说什么？（斜眼扫了一下雾子的背影）

103 “伊豆花”的一个房间

春子 你可别生气呀！我非常需要钱！

104 收发室

歌子（故作高兴状）所以，您要什么……
雾子转过身来。

105 “伊豆花”的一个房间

春子 我想借借你的存款……

106 收发室

歌子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雾子听不见她们在讲什么，非常着急，一个劲儿咽唾

沫。

歌子斜视雾子。

歌子（甜甜地笑着说）那么，见面再谈吧。怎么样？

107 “伊豆花”的一个房间

春子 是吗？那就托你了！这可是帮妈妈解决难题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下了工去你那儿，可能晚一些，你别睡呀……好，再见。

咔嚓一声放下话筒。

108 收发室

雾子一直盯着歌子的面部表情。

歌子 可我现在不能答复你，不能！不能！你那么说，未免强人所难啦！见面慢慢说吧。好，再见。

咔嚓一声挂上电话。

然后转过身来对雾子。

歌子 赤泽先生的事我不知道。

雾子 方才是谁来的电话？

歌子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上楼）

雾子 方来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歌子 这叫默密权^①！我有告诉你的必要么？

① 被告有权拒绝陈述不利于自己的内容而保持沉默和为自己保守秘密。此项权利日本宪法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障。——译注

咚咚地上楼去了。

109 “伊豆花”的一个房间

屋里只有藤田和春子。

藤田 你何必去取你女儿的存款。岩见老板的债没必要还。你让他喜欢喜欢就成了。

春子 （抬起低垂着的头）藤田先生，请你不要太糟践我啦！（转过身去，不再理他）

藤田 你生气又有什么用？我原想让你赚点钱……谁知出了意外的事，我又不是撒谎……花纱布虽然跟估计的一样，果然涨价了，可经纪人倒闭没法付款了！我也倒了大霉！我也只好去跟岩见老板借钱，这就动身到“汤河原”叩头去。住不住下，看情况再说吧，春子你也一同去吧。

春子 你见到岩见老板，请你转告他，明天我就把钱准备好。虽然不是还清，可总要还他一部分。剩下的以后再说。

藤田 你说什么呀，岩见老板不会计较那几个钱的！他早就喜欢你，去吧……小费给你够多的，你不都接受了吗？你听他的吧！

春子 你要去汤河原，那就快去吧！

藤田 一起去吧！

春子 你打算强迫我去替你吧债一笔勾掉吧？

藤田 你这话说得太无知了！为了让你也能赚钱，我

费了好大的劲儿……别再胡说了！

春子 叫汽车吗？有一趟 57 分由伊东开的火车……

藤田 春子！给我点面子嘛！听说他到汤河原住两三天，今天不去也行，你好好考虑考虑！不会吃亏的。老板还是不坏的！

春子 那么，去叫汽车啦！（站起身来）

藤田 （追上她）你不该这样固执嘛！从前你们俩有过一段……

春子 藤田先生，我看错你这个人了！我原以为你是好心人哪……

她感到很悔恨，于是话说了一半便走了出去。

110 木屐店

歌子回来，说了声：“我回来啦！”

正在卖货的老板娘说：“您回来了！”

老板娘 方才“竹屋旅馆”的伙计送来了这个，（递过一封信）说是一位客人给您的……

歌子 谢谢您了。

老板娘 你说让人生气不。今天没车赛，他一大早就出去。我还以为他做买卖去了，可竹屋旅馆的伙计说，我家男人输了……他背着我干这种事，我这正为交税的钱发愁哪，可他（对进来的客人）啊，欢迎您！

111 寓所的二楼

歌子上楼后拆信。

信上写的——

我一定再见到你一次。只求你听听我要说的话，我在竹屋旅馆等你。赤泽

歌子看完信，抬起头来。真不知如何是好。她走到书箱跟前，打开抽屉。

从里面取出赤泽的日记。又伸进手去取出存折。

这时，楼下老板娘喊：“井上小姐，有客人！”

歌子吃惊地看看楼梯。

她答应一声，赶快把日记本和存折放进抽屉，乓地一声关好。

赤泽飘然而入。

赤泽 我等得不耐烦就来啦！我往服装设计学校打过电话，他们说你已经回来了……（坐下）我到冈山去了一趟，去朋友那里，到那儿找了一趟住处。我已经不能和她一起生活啦……到冈山办私塾，而且，我准备乘今天晚上的车走……

歌子一言不发地听着，然后打开抽屉取出日记本。

歌子 这个还给您吧……

赤泽 井上小姐，我恳求你，如果你不讨厌我，那就一同走吧……

歌子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赤泽。

赤泽 我想，你看了日记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你是个聪明人。我这人能否使你幸福，由你自己判断……你考虑考虑，如果认为我是个可靠的人，那就请你跟我一同去吧。

歌子的眼睛离开赤泽，侧过脸去，正好看到拉开的抽屉里的存折。

赤泽 我整个心都在等你，相信你会来的。住处我也拼命地找到了。我相信，开个私塾，咱们俩人的生活肯定能过得很舒适。只是我们年龄相差太多，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这是我最大的不安……

歌子 这个问题，我压根儿没想过。

赤泽 噢，那么，你……

歌子 象我这种人，不可能嫁给个象样的人，尽管母亲拼命为我找对象，但没人肯要我做妻子！妈妈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有那样一位母亲，当然无人肯要。她太傻了……

赤泽 我愿意，我一定努力使你和你母亲能得到幸福。

歌子 我不管母亲的事。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摆脱开母亲……为了将来我能独立生活，所以才去学英文，学服装设计。

赤泽 井上小姐，跟我一起逃走吧！相信我！

歌子 我谁都不信任！

赤泽 井上小姐，我呢？

歌子 我是谁都不相信的！

赤泽 为什么？

歌子 不成！幼年时期的生活教育了我们，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信任！

赤泽 那么，无论怎么说，你是不喜欢我了？

歌子 并不是不喜欢！

赤泽 ……（摸不透歌子的心情）

歌子 我特别讨厌你妻子，真让人恶心！我还特别讨厌我母亲！（拿出存折）这钱我谁也不给！……

赤泽 你讨厌我吗？

歌子没有回答。突然，紧紧握住赤泽的手，赤泽有些吃惊地看着她。歌子双手紧紧握住赤泽手，都要握出汗来。

歌子 我讨厌男人，我恨男人！

赤泽激动地抱住歌子的身体。

赤泽 一同走吧！啊？求你跟我一起走吧！

112 木屐店门前（夜）

春子朝楼上喊着：“歌子！歌子！”

“难道睡着了吗？”春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到门前，用手试着开门，门开了。

113 店内

春子进来，关好门。

店内漆黑。

碰掉摆着的木屐的声音。里屋啪地一声点着了灯。

店老板 是阿钟吗？

春子 对不起，是我！

老板 啊，是春子吗！（出来）

春子 跟她说过，我可能晚一些来，可她好象睡着了。

老板 几点钟了？

春子 大概十一点刚过……

老板开楼梯电灯。

老板 我们那口子真不打算回来了！

春子 出了什么事？

老板 大吵了一通。嘿嘿！那畜生，她大概一赌气跑到亲戚家去了。

春子 你太太不错嘛。你真坏，净欺负她。

老板 那个混账人，最好掉水沟里淹死她！

春子 唉呀……真对不起，把您吵醒了！（上二楼去了）

老板等春子上去后，关上楼梯灯，进屋去了。

二楼的灯好象亮着，从楼梯上透过灯光。

老板房内的灯灭了。

春子从二楼下来。

春子 她不在屋，您知道到那儿去了？

老板的声音 可能看电影去了吧。

春子 不会吧！（再次上二楼）

114 寓所的二楼

春子上楼后无聊地坐着。

她看了看半敞着的壁橱。

她大吃一惊，放在里面的行李不见了。

她站起来走过去，往壁橱里看。立刻又走到西服柜那边，打开柜子。

里面空空如也。

这时她仍未感到什么。于是又拉开放待洗衣服的抽屉看。

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衣物。她又拉开下面的一个，也几乎是空的。

春子这才意识到不好，赶紧往楼下跑。

春子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东西全没了！她到哪儿去了吧！

115 时钟指两点正

116 厨房里

只有挂钟嘀嗒嘀嗒地响着。电灯也只亮着一个。

春子坐在那里发呆。

佐藤进来。

佐藤 还没睡？

春子只看了他一眼。

佐藤 她上哪儿去了？……哪怕留个纸条儿也好啊
……我去烫壶酒给你提提神吧。

春子摇摇头。

佐藤 我不是孝子；可你们歌子也不孝顺哪！

春子垂下了头。

佐藤 啊，阿春，那次我打了你，请你原谅。

春子 ……

佐藤 我明白过来啦！那种女人的确靠不住！实在对不起你……

春子抽泣。

佐藤 请原谅吧！

春子 啊，清一走了，歌子也走了……

佐藤 别哭了，以后我好好照顾你。（轻轻拍着她的肩膀）

春子 你呀，不孝顺母亲，将来会有报应的！

佐藤 昨天，我已经送钱去了。

春子 你要做个好厨师呀！

佐藤 一定，你就放心吧！

春子 俗话说，当好厨师要二十年。你才干了六、七年，只学会了一点，可千万别骄傲啊！（擦泪）你要是成个名厨师，你妈妈不知道会多么高兴啊！（越说越伤心）

佐藤 一定当个好厨师！反正吃上这碗饭了，多少学了些坏习气。不干出点名堂是不成啊！再也不迷恋女人了，我倒要勾引女人。这个世道不出人头地确实是不成的……春子，你也不要总是哭哭啼啼的，要振作起来！

117 奔驰的湘南电车

在朦胧的夜空下，箱根的群山隐约可见。
电车驶入汤河原车站。

118 站台

上面写着“汤河原”三个字。

119 三等车厢里

春子读着“汤河原”三个字，把脸背过去。

120 铁桥

电车飞驰而过。

121 棚屋前，春子同孩子们蒸白薯

122 春子在熟睡的孩子枕旁哭泣

123 被警察追赶，在庄稼地里奔跑的春子

124 中华饭馆里同孩子们吃炒饭的春子

125 在小田原被男人殴打的春子

126 一边读着孩子们的来信，一边哭的春子

127 公共电话阁子里

春子一手拿着一张名片，一手握着话筒。

春子 喂，清一吗？

128 医院电话旁

清一 什么事呀？这么早——在哪儿给我打的电话？

129 公共电话阁子

春子 在新桥车站——歌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130 医院电话旁

清一 怎么回事？……

131 公共电话阁子

春子 我要见见你，来一下吧！

132 医院电话旁

清一 您到这儿来不行么？到这儿来……对了，您怎么知道这儿电话？……好吧，那您就让司机照名片写的地址开，坐汽车来。要马上来。

133 公共电话阁子

春子 清一你别这么说！喂喂，清一！
电话已经挂上了。

134 医院门前

建筑相当漂亮。
汽车停下。春子下车，怯生生地走进医院。

135 清一的房间

清一领春子进屋。

春子 她可能同那英语教师同居……

清一 是哪天发生的事？

春子 昨天晚上。象是等木屐店的人们睡着后……她把东西全搬走了。

清一 真想不到，姐姐也采取了果断行动。

春子 你说她到底为什么？

清一 这也好，不必管嘛！既然她认为那样做好，就随她去吧！

春子 但是，那样的话……那样的话，妈妈可怎么办

呢？

清一 过几天，就知道她的下落。您不用着急，再等等吧。

春子 哪怕是给我留句话再走也好……她一句也没留……太过分了！……

清一 姐姐已经是大人了，她考虑成熟了才行动的，不必担心。今天您既然来了，就见见他们吧！

春子 ……

清一 他们大概正吃饭。请稍等一会儿。

春子 环视室内。

清一 这是他们死去的儿子住的房间。屋子不坏吧？……怎么样？这医院还好吧？

春子 ……

清一 在学问方面，我自信不比别人差，但是没有钱，所以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自己有一所这么好的医院。医生没钱，根本无法开业。请您能谅解我。

女仆端茶进来。

清一 父亲他们吃过饭了吗？

女仆 马上就吃。您如果不一同吃，就给您端到这边来吧？

清一 （对母亲）您吃吗？

春子 不，什么也不想吃……

清一 那，我等会儿再吃。

女仆 好的。

清一 你跟父亲他们说，吃完饭，我母亲想见见他们……

春子 清一，妈想回去啦！

清一 我说见见他们嘛！

春子 行了，不必见了！（站起身来）

清一 您见见不挺好嘛！老是不见面，面子上也不好看。见见，不必顾虑，他们人很好！

春子 我回去……（要向门口走去）

清一 您怎么不理解我们！如果我和姐姐不按您的意志去做，您马上就不高兴，假如我们都是您所想象的子女，那在眼下的日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呀！

春子 ……

清一 您以为您已经了解了这个社会，其实您了解的只是男人与酒罢了！太蠢了！

春子 清一！

清一 您要发脾气就发脾气吧！我已经磨炼出来了，我知道怎样做才能对您和我都有利！

春子 清一！

清一 今天的日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我懂得。不懂这个就会被淘汰，您以为为了生活做了许多事。但最终，您的作风是很欠检点的。

春子 清一，如果妈不好，妈向你道歉！……好长时

间你没有喊我一声妈了，你要是能喊我一声妈我就感觉很幸福！

清一 ……(惊奇地望着妈)

春子 今天见面你也……上次见面你也连一声妈妈都没喊！——你愿意做养子也成，户口也转给你。

清一 ……

春子 我这就回“热海”，怎么办好，我去问问别人。

清一 谢谢您了，妈，谢谢您了！

春子 你好久没有叫妈啦……(眼泪簌簌地滚下来)你知道吗？清一，做母亲的，生孩子时要咬着牙忍受最大的痛苦啊！不是女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这点！希望你记住，我毕竟是你的生身母亲！（一边擦泪一边走出）

136 飞奔的下行火车

137 三等车厢里

春子头靠在窗户上，精疲力尽，已经睡着了。她打着呼噜，这是为了生活而奔波的精疲力尽的呼噜。

看上去，好象她睡得还很安详。

138 汤河原站

列车进站。

139 三等车厢里

春子被刹车的震动惊醒。她看到“汤河原”三个字。

春子急忙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140 站台

列车出站。

她在站台上走出几步便停下来。

再往前走也是一片黑暗。不知为什么从“汤河原”三字显出了岩见的面孔；她弄不清为何下车？她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活着？

她坐到站台的长椅上。她正在那儿发呆，突然听到有上行火车进站的广播声。

从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响声。

春子凝视着列车，突然站起身来。列车滑行驶入车站。

春子身体被吸住似的跳下站台，朝火车撞去。

人们惊慌地跑过去。

141 “伊豆花”院子里(夜)

达也在厨房的一角唱“温泉街悲歌”。

佐藤蹲在那里听。

佐藤眼里闪着泪花。

歌罢。

达也 还唱吗？

佐藤 再唱一次！我给你钱。

达也 我不要钱。我对不住她！那次，她给了我一千块钱，我答应买些干鱼捎回家，可我回去时拿这钱全喝了！尽管当时我并不想欺骗她……

佐藤 她是个好人哪！……

达也 确实是个大好人哪！……

达也又开始唱起歌来。

剧 终

飞来横祸

〔日〕 砂田量尔

编剧

木下惠介

木下惠介 导演

楚心雅 译

1 京滨工业区

大小工厂林立，还有高速公路，狭窄的街道以及飞驰的卡车。所有这一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种压抑感，展望未来，令人不安。

字幕 昭和四十一年^①五月

2 川濑铁工厂

这是一家有十五、六名职工的街道小工厂。到处是噪音隆隆和火花飞溅。工厂里，川濑武志（26岁）正站着干活。武志的父亲川濑周三（56岁）从工厂正门进来。他正想向里面的办公室走去，听到武志的吼声便停下脚步，并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常吉 经理，您不是出门了吗？

周三 嗯，让老伴替我去了，吊丧是我最发怵的事啊。（刚要走开，被地上东西绊了一下）

① 公元1966年。——译注

常吉 唉呀，好险哪！

周三 是谁把这种东西放到这儿来的？武志！

武志 哎！

周三 把这儿清理一下！

武志 是！

周三在椅子上坐下，但又无所事事，于是便掏出了香烟。

常吉 您还是放心不下吧。

周三 什么事？

常吉 （看着武志那边）现在可以让他挑起担子来啦，没问题。

周三 你太高看他了。

常吉 虽然才二十六岁，可干得很好啊！

周三 不，不行，还不行。就是这样一个工厂，我也下了二十年工夫呀。他才五年。

常吉 这五年，你不是好好地锻炼了他吗？让人看着可真心疼啊。自己儿子，却总是那样又打又骂的。

周三 老常。

常吉 什么事？

周三 咱们俩把这个工厂弄到这个地步，付出的辛苦可非同一般啊。

常吉 所以，你对我就很讲情面，从来就没发过火嘛！

3 川瀨家的正門(黃昏時分)

川瀨家就座落在鐵工廠的附近，這是一幢既小且舊但很雅致的住宅。

從二樓武志的房間里傳出用口琴吹奏的歌曲聲：“我的家在山頂上”。

4 起居室

正在飯桌前坐着看晚報的周三，抬頭看了看二樓。

然後，冲着廚房喊道，

周三 喂！等得不耐煩啦，都吹起口琴來了！

5 廚房

雪枝(51 歲)正在炸東西。

雪枝 真是很少聽他吹了。過去可總吹。

6 起居室

周三 所以說，他在生氣嘛。最好回到家就能吃上飯。炸青菜之類的，多麻煩啊。給點鰻魚就成啦！

雪枝 已經好啦！叫他來吧！

周三 (看着飯桌)什麼都還沒擺上哪！

7 武志的房间

武志头枕着座垫，吹口琴。

周三 喂，武志！

武志 哎！

周三 （探着头）今天晚上，有炸青菜。

武志 啊！那太好了！

周三 来呀！（正要离去）

武志 爸爸，等一下。

周三 嗯？什么事？

武志 有件事跟您商量一下。（周三进屋去）

8 起居室

雪枝正在饭桌上摆饭菜。

9 武志的房间

武志 近来，外边订货增加了很多吧。因为没法推托，便都接受了下来。但是，弄得不好，可能会到期交不了活儿。

周三茫然若失的样子。

周三 啊，原来是这事。

然后，象是松了一口气，笑了。

武志 就是这事……

周三 这事呀，我虽然也早就想着啦，可是，现在一切都由你来对付，我想你一定有你的想法。

武志 就怕您这样说呀。

周三 怎么？你，连个想法也没有？

武志 不是，想法是有的。

周三 那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武志 现在可以增加人手啦，增加五、六个能干的。

周三 那么，不就没什么难办的了吗？

武志 但是……

雪枝的声音 他爹！

10 楼下

雪枝 你们干什么啦？都凉啦，快下来吧！

11 武志的房间

周三 这就去，别着急。

武志 但是，要了那么多人，将来怎么办？

周三 今后，日本要高速成长啊！整个社会很快都会来个大发展。要跟上潮流呀！跟潮流！

武志 那么，也可以按照我的想法去办啦？

周三 在关键的时刻，就要当机立断。（站起身来）

武志 好，就这么办啦！决定添人，五个。

12 起居室

一家三口快要吃完饭的时候，周三笑了起来，母子俩很惊讶。

雪枝 什么事呀？你一个人想起什么来了，笑什么？

周三 刚才我不是到二楼去了吗？那时武志一本正经地说，有话要说。

武志 我还以为，又得挨您的中斥呢。

周三 我不是夸了你啦？

雪枝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三 我还以为，他一定会说杏子的事呢。

武志 为什么？

雪枝 不是那件事吗？

周三 是男人之间的事。啊，刚才你用口琴吹的是“我的家在山顶上”吧。

武志 嗯，是的。

雪枝 上次，杏子来时给你买的唱片也是这首歌吧。

周三 你瞧，所以嘛！

武志 我们见面时，谈到了爱好的问题，她曾问过我喜欢什么。当时，我真不好意思呀。

周三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从小时候就喜欢吹口琴嘛。

武志 可是，我总不能说爱好是吹口琴哪。后来我和

杏子谈起来还大笑了一场。

周三 那不挺好嘛！挺有气魄。

雪枝 可是，杏子真的愿意到这个家来一起住吗？

周三 是啊，我想武志就要谈这事的。

武志 她说过，很想早点儿来咱家。

周三 她这样说了吗？

雪枝 什么？你说是她吗？

周三 （笑了起来）

武志 唉呀，我还要去钓鱼池哪，好久没去啦！我拉吉川一起去。我吃好了。

周三 怎么？再吃点。

雪枝 再添点，稍微添一点。

周三 素炸青菜很好吃啊！

13 川濑家的正门

武志出来后，凝目望了一下天空，刚要往外走，周三打开房门叫了声：“喂！武志！”

周三 你没有拿伞吧？不拿可不行啊！（回身进屋）

武志 不下雨啦。

周三 不会停的！你看！

武志 不要紧的，这么点雨。

周三 不行！已经是梅雨季节啦。一会儿还要下的。

武志 那我走啦。

周三 喂，打着伞走！

武志 好，好，那我走了。（一面支伞，一面走去）

周三 留心一点儿！公路上很乱。

14 钓鱼池

雨停了。武志和吉川正在垂钓。

吉川 真好啊，作独生子！尽管你爹办事那么马虎，却也给你找来个好媳妇。

武志 并不马虎呀。

吉川 结婚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

武志 说是九月份或十月份。农村里，说道可多啦。

吉川 饭田镇是个什么地方？

武志 在天龙川的上游。

吉川 那末说，是信州的山沟沟里啦？

武志 不，她可不是那样的农村姑娘。她还给我买来一张我很喜欢的唱片呢！

吉川 就是嘛，只见一面就看出来了。

武志 总之，我父亲、母亲都是信州人，好象他们比我还中意。

吉川 你爹常提呀，对女方佩服得不得了。

武志 一点儿不错。

吉川 喂，上钩了！

武志提起钓竿。

武志 又是一条红鲤鱼？

15 川瀨家的里屋

周三和雪枝业已躺进被窝。

周三（自言自语地）现在的年轻人啊，算是不错的了。咱们的武志嘛，很不错；杏子也是个好姑娘。饭田那么远，还总是大老远地来这儿——真是招人喜欢啊！（看了看雪枝）你也这么想吗？

雪枝（没有应声）

周三 已经睡啦？——你这个当妈妈的真无忧无虑啊。

雪枝 听着哪。

周三 听见了，也不搭个话儿。

雪枝 你说的在理儿。可现在都几点啦？

周三 刚才，钟打过十点。

雪枝 十点都过啦？

周三 瞧，你不是睡着了嘛。

雪枝 这么晚了，武志他……

周三 没关系，明天是星期日。

雪枝 杏子真是个好媳妇。

周三 喂，你听见了吗？

16 码头大桥

天又下起了小雨。武志打着伞走来。

桥的当中有个黑影，一个人在那儿蹲着——他叫石本昇(19岁)，正在黑暗中窥视。

武志毫无觉察地走了过来。

石本昇突然站到武志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武志停了下来。右手拎着装有红鲤鱼的塑料袋。他没有理会对方，想绕过去继续往前走。

石本昇也往那边移动。

武志还想躲过他。

石本昇再次去挡路。

武志 怎么，有事吗？

石本昇 ……

武志不理他继续往前走。

石本昇手里拿着藏在身边的柳叶菜刀，向武志扑去。

伞掉在一旁。

塑料袋也啪地一声落在地上。

武志一声没吭地摔倒在地。

石本昇手握柳叶菜刀呆然地看着武志。

武志按着被刺伤的腹部，站起身来。

武志 你要干什么？……为什么……你是谁？

武志踉踉跄跄地走近石本昇。

石本昇这才清醒过来，掉头拼命地跑去。

武志 站下！……

武志拼命追上前去，但气短力竭倒了下去。几辆汽车

从武志身旁驶过。虽然其中有的汽车看到了武志，但没停车。

武志竭尽全力想站立起来。

终于有辆车停了，一位名叫中山的中年男子从车上下来。

中山 怎么啦？

武志 请，请……抓住他！……刚从这儿……逃走的……那个家伙……

发现武志腹部出血甚多。

中山 这，这不成。（慌忙地）到医院去吧！附近有医院吗？

武志没有回答，只是紧紧抓着中山的衣服。

武志 ……请……抓住他……是个年轻的家伙……

武志力竭声嘶地把石本昇的穿着打扮告诉中山。

中山被他感动，一一点头大声答应。

中山 明白，明白！但……

两个年轻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过来。

中山伸手拦车，大声喊：

中山 喂！麻烦你们！请帮一下忙！

摩托车急忙刹住。

17 川濑家的正门

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周三的声音 是，喂喂……(过了一会儿)……雪枝！

18 起居室

雪枝 (从卧室里飞快跑出来)武志出了什么事？

周三 被人刺了！

雪枝 被人刺了？为什么……

周三 谁知道？！就在附近的医院，快去穿衣服！

19 川濑家房屋(远景)

临街的木格子门开了，周三首先飞跑出来。

周三 快一点！

雪枝 孩子他爹，伞！

周三 不要那东西啦！

雪枝出来，然后去锁门。

周三 门锁不锁不要紧！快点来！

两个人开始向外跑，雪枝摔倒。

20 国营公路

两个人奔跑着。周三也摔倒了。卡车、汽车络绎不绝
飞驰而过。

21 报纸的报道(刊登在报纸上一个很小的角落)

鹤见的一个焊接工人，回家途中被刺致死

22 川濑家的正门

从房间里传出念经的声音，吊唁的人出出进进。

两个家庭主妇碰到一起。

女 A 唉呀，怎么会碰上这种事儿呢！

女 B 他父亲受的刺激太厉害啦，说是躺倒起不来了。

女 A 那是当然的喽！就这么一个儿子嘛！

女 B 他睡在二楼。

两个人朝二楼上看。

23 作灵堂的房间

黑色镜框镶着武志满面笑容的照片。

雪枝、雪枝的姐姐坂井和代、和代的儿子三郎和工厂的益田常吉并排跪坐着，对前来烧香的人叩首答谢。

吉川来到他们身旁。

吉川 伯母，刑事警察有点事。

雪枝（霎时感到有什么事，便立刻起身）

24 楼梯下面的走廊

刑事警察山村在那儿。雪枝来了。

山村 啊，太太。

雪枝 犯人抓到了吧？

山村 不，还没有。我是来给您送这些东西的。这是丢在现场的伞，是您儿子的吧。

递过折叠着的伞。

雪枝 ……是的。

山村 还有……这也是丢在现场的。

盛着红鲤鱼的塑料袋。红鲤鱼还欢快地游着。雪枝睹物思人，万分痛心。

雪枝 是呀——他在医院里说来着……红鲤鱼是送给母亲的礼物呢——（马上用手捂住嘴，控制着不哭出声来）

山村 请允许我前来吊唁。

雪枝 谢谢。（向厨房走去）

25 厨房

雪枝从壁橱取出一只大碗。三郎随后进来。

三郎 我来。

他把大碗放在洗碗池里，然后将塑料袋里的红鲤鱼放在碗里。

雪枝 （凝视着红鲤鱼，泪如泉涌）

三郎不由得上前抱住雪枝的肩。

三郎 姨妈，一定要坚强些啊。姨夫都起不了床啦。您要是再不挺住……

雪枝 是呀，确实是那样！

三郎 这个，要不要给姨夫看看？

雪枝 你拿去给他看吧。姨妈去，又会哭出来的。

三郎 好吧。（出去）

雪枝拧开水龙头，用凉水冲洗哭红了的眼睛，然后用手帕擦拭。这时，吉川来到门口。

吉川 伯母，杏子来了，和他父亲一起。

雪枝二话没说便向门厅走去。

26 门厅

田边杏子和她父亲站在外间过道。

雪枝 杏子！（语音哽咽）

杏子 妈妈！（眼泪夺眶而出）

雪枝 （走到她跟前，精疲力尽似地一下子坐了下来）

杏子父亲 真是一场横祸！……我们爷儿俩都吓傻了，就急忙跑来了。

从二楼下来的三郎收住了脚步，手里端着大碗。

雪枝 您大老远来的，快请到里边吧。

杏子的父亲 （给她看布包袱）这是杏子的丧服，您看放在哪儿？

雪枝 交给我吧。请！

杏子的父亲 （走进门厅）给她打点出嫁的衣服里做了这么一套^①，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发生这种事，现在马上就

① 日本风俗，姑娘陪嫁的衣服中照例有一套丧服，以备日后参加丧礼之用。——译注

.....

杏子 爸爸，您不要说这些……(哭了)

雪枝 (背过自己满面泪水的脸，看着三郎) 呃，怎么？

三郎 姨夫看了非常难过，他说给武志看吧。

雪枝 是呀……(把布包袱递给三郎，接过大碗，然后面向杏子) 他爹在二楼，从昨天夜里就起不来了。

杏子 我，想见见爸爸……

雪枝 好，请吧。三郎，先跟你姨夫说一声。

三郎 是。

杏子的父亲 我先去上香啦。

雪枝 请。

27 武志的房间

三郎 (在枕头旁跪坐下来) 姨夫，杏子来了，现在就到这儿来。

周三 (撩开盖在身上的被子，万分难过)

杏子来到房门前，走进一步，默默地坐在门口。

周三坐起来。

杏子 爸爸，武志真的死了吗……

周三 杏子！(从被窝里爬出来，想挪到杏子跟前)

杏子 爸爸！(飞快地抱住周三)

周三也紧紧抱着杏子。

28 病房

周三紧紧抱着已经断气的武志。

雪枝也哭倒在床前。

周三 武志！……武志……

29 战前周三与雪枝的家，简陋的三栋连檐房中的一栋(1940年夏)

窄小的过道里放着一个盆，周三正在小心翼翼地抱着婴儿时期的武志，给他洗澡。产后的雪枝从铺盖上担心地望着。

30 ××团的接待室(1941年春)

窗外樱花盛开。这天是士兵与家属会面的日子，征召的士兵们正愉快地与家人见面。周三与前来探望的雪枝相对而坐，把周岁的武志放在膝上。武志正要用小手抓爸爸的脸。

31 病房

周三紧紧抱着武志在痛哭。

32 小学的校园里(1949年春)

三年级学生的一百米赛跑。比赛开始了。

比赛中的武志，他第一个跑到终点。

武志拿着奖品，从人墙后面跑来，喊着：“爸爸！”

周三紧紧抱住武志，非常高兴。雪枝也在场。

33 中学时代的武志(照片)

34 高中时代的武志(照片)

35 病房(下午)

武志睡在病床上。输血管和点滴管令人望而生畏。

周三和雪枝在一旁守护。

医生 现在很难说。最好能停止出血。但伤口比预料的还深，已经触到了大动脉。

武志睁开眼睛。

周三 (放心地与雪枝相视了一下)睡得很好。这才好呢。

武志 爸爸……

周三 嗯？要干什么？

武志 昨天……说的那件事……

周三 什么事？

武志 现在能找到五、六个……能干的工人……吗？

周三 能找到的，放心吧。凭我的人缘一定能办到。

武志 是呀。

雪枝 你不要操那份心，好好躺着，什么也不要想。

睡吧。那样最好。

武志 爸爸。

周三 什么？

武志 活儿增加了——但买进钢材的事情，如果象现在这个样子，那可不……

周三 傻孩子！不要瞎操心啦！你真是傻孩子！

36 川濑家的里屋

周三坐着，把白布包着的武志的骨灰盒抱在膝上。

小桌子上摆着玻璃缸，两只红鲤鱼在水里游着。

37 病房（夜）

武志的眼睛凝视着周三。

周三 你只想着早一点把伤养好就行了。工作之类的事，不要想啦——明白了吗？

突然，武志竭尽了浑身气力，想坐起身来。

周三 哎、哎呀，怎，怎么回事？

雪枝 武志，不能起来！

但是，武志仍旧推开雪枝的手而坐了起来。

突然睁大眼睛。

周三和雪枝大吃一惊。

武志用异常大的声音喊道，

武志 爸爸……给我……报仇啊！

周三（拚命地安慰他）好，一定报仇！一定报仇！无论如何也要报仇！

武志（一下子瘫倒在周三的胳膊上，停止了呼吸）

周三 武志！（紧紧抱住死去的武志）

38 川濑家的里屋

周三抱膝坐在原来的地方。

雪枝的声音 请，在那间屋子。

周三（扬起脸来）

年轻的报社记者松崎彻郎进来。

松崎 打扰您啦。（落座）没能前来参加辞灵仪式，请允许我献上一炷香。

周三……（把武志的遗骨放在小桌子上，用膝挪动身体躲开）

松崎来到灵前。

雪枝也进屋来，坐到周三的身边。跟着三郎也进来，坐在门口，看着松崎，他象十分不满瞪着眼看着松崎似的。他手里拿着报纸。

松崎（叩拜完毕，膝行离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雪枝 谢谢您啦。

松崎 真是太遗憾了——我很理解您的心情。

三郎 松崎先生 前来拜灵非常 感激。但这是怎么回事？（把报纸递过去）

松崎 ……(莫名其妙)

三郎 是您写的吧？因为是您去医院采访的。

松崎 是的。

三郎 警察……(念报纸)从被害者财物未受损失等情况判断认为，可能是被害者在回家途中遭无端寻衅而发生争吵，被凶手刺伤；或是凶手对川濑怀有宿仇而下毒手。目前，警方正据此进行搜查。

松崎 警方好象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就如实地写了。

三郎 在医院里不是说过了吗？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家伙毫无原因地对他动手的。被害者本人是这样谈的呀！

松崎 但，警察是考虑到动机问题。

三郎 没什么动机！

松崎 如果说犯罪没有动机，那就难以理解啦。这就无法进行搜查了。

三郎 那是不是说，本人所谈的情况是扯谎呢？

松崎 不是扯谎吧。

三郎 但事实上却成了这么回事。

松崎 这……

雪枝 武志可不是跟人吵架、招人恨的孩子啊！

松崎 所以，我跟您说的是警察……

三郎 警察爱怎么考虑都成。但这是报纸！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呢？

周三 三郎，别说啦。

他看着灵位上的照片。

周三 跟他发火也没用……武志也不会高兴的。

几个人都遗憾地望着灵位。从门口传来声音：“对不起，有人吗？”

雪枝起身出去了。

松崎 大概是山村先生。

39 门厅

雪枝 啊，前几天麻烦您啦……

山村 太太，犯人自首来啦。

雪枝 啊？……

山村 就是刚才的事。

雪枝（呼喊）他爹！

40 里屋

三郎和松崎飞快地站起身来。

周三 ……（一动也不动）

41 管区警察局的门厅附近

石本昇由其姐夫小原领来。

小原胆小怕事，他是个拚命地在意外的灾难中明哲保身的小市民。

石本昇虽然很害怕，但仍在尽量故作镇静给自己壮胆。

山村的声音 石本昇的姐夫死拉活拽地把他带来。石本是个十九岁的少年。

42 里屋

周三（喃喃自语地）十九岁……

山村（对松崎）是你们报社的报道吧。犯人的装束打扮，大约年龄、身材长相都刊登得很详细啊。

松崎 是啊。

山村 那家伙自首啦。（转向周三）大概是一害怕，就跑到他姐姐那儿去了。在那儿遭到一顿狠狠的训斥……唉，说他没边没沿吧，他确实是个小孩子。所以说，如今的年轻人真可怕呀！

43 管区警察局的审讯室

山村看着凶器——柳叶菜刀。

石本昇一直在努力为自己壮胆儿。

山村 你是说，那天下着雨，你在桥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吗？

石本昇点头。

山村 那么，你怎么干的？为什么？（把菜刀递给年轻的刑事警察）

石本昇咧着嘴，一言不发。

山村 喂，现在你还隐瞒，那有什么用呢。要说清楚！

石本 （盯着山村，低声地）我最后将会怎么样？

山村 什么怎么样？

石本 处死刑吗？

山村 那得由法院判决。干嘛，你现在还是这种态度！快说！你为什么杀他？

石本 反正现在已经晚了。……毫无办法啦。一切都完啦！

山村 喂，少说废话！那话以后总会有人听的！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石本昇突然变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冷笑地说。

石本 我是碰上谁算谁。

山村 什么？（不明其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石本 我没有什么目标，只是想，碰上谁就杀谁。

山村 你说什么？（变了神色）喂，这可不是开玩笑！懂吗？刚才跟你说的忘了吗？胡说八道可不行！

石本昇突然郑重其事地，

石本 不是胡说八道。本来我还想干掉几个哪。女人也行，老人也可以，小孩儿也成。

山村 （勃然大怒）你说什么？你这个浑蛋！

石本 我确实不是胡说。是漫不经心过来的家伙自找

倒霉。

44 川濑家的里屋

周三、雪枝，还有三郎和松崎都非常震惊，一言不发地望着山村。山村被大家看得发窘，咕嘟咕嘟地喝茶。

山村 可是，经追问，大概他想要参加流氓集团，似乎流氓跟他说过要入伙得干件大事的话。现在正追查这个人。

周三 （蓦地站起来）

雪枝 （吃了一惊）他爹，你要上哪儿去？

周三 睡觉！到二楼给我铺被子去！

45 管区警察局的审讯室

流氓A正在接受山村的审讯。

流氓A （嬉皮笑脸，厚颜无耻地）那事是他自己想干的。这就把我牵连进去，可受不了。懂了吧，老老实实跟你说吧。我真的只是随便戏弄了他一番，绝对没有说过更多的话。

46 审讯室

流氓B狡黠地窥伺着山村的脸色。

流氓B 是的。确实象您这位大哥所说的那样。

山村 （冷冷地瞪着他）

流氓B（怒气冲冲地）简单地说吧，那小子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他小时候他爹就找了个后妈，爸爸喝了酒就揍他，这样那样地一折腾，把他搞得非常乖僻。工作呢，不论到哪儿，总是不能跟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他就是这么个人，所以才干出这种蠢事来！

47 武志的房间

周三盖着毛巾被躺在那里。雪枝进屋后坐在一旁。

雪枝 他爹，我看最好也通知一下杏子。

周三（转过脸来，看着天棚）

雪枝 她也真是不幸，往后她要是找到个好男人就好啦。

周三 杏子真的非常喜欢武志。

雪枝 从这儿回去时还说来着，她担心你的眼睛……

周三 她怎么知道我眼睛的事？

雪枝 我也没注意，可武志早就注意到了。

48 横滨的公园（春天）

武志和杏子望着码头。

武志 是呀，那是老早的事啦。那时，我还在追滨的汽车厂工作。有一次，有事找父亲，来到我家工厂……

49 川瀨铁工厂(五年前的冬天)

周三正在指挥工人们焊接。急急忙忙地在工厂里跑来跑去，老是磕磕绊绊的。

武志的声音 父亲老是磕磕绊绊的。原先我还想，干嘛那么慌慌张张的……后来我想，说不定他看不清脚下的东西。

50 公园

杏子很担心的神情。

杏子 你跟父亲说过这事没有？

武志 (点头)我劝他请医生看看。(笑着)他一点也听不进去。我说多了，他就发脾气。他就是那么个固执的人。但从他的表情上看，他自己也是知道的。

杏子 你是不是就因为想帮助父亲，所以才辞掉了汽车工厂的工作？

武志望着码头。

武志 ……并不是因为可怜父亲。

51 铁工厂

因为职工干不好，周三正握着吹管焊接，给他们做示范动作。

武志的声音 是呀，怎么说好呢？……我觉得父亲真

了不起，但是在这以前，我还没有想到竟是如此，所以，……我也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哈哈……

武志不好意思地笑了。

52 武志的房间

周三 武志那样说过？

周三伸手把放在最上面的那张唱片取过来，放在膝上。

雪枝 所以，那孩子一直在努力，想成为你的好接班的，尽管你老是跟他发脾气。

周三 哎，放放这张唱片。

雪枝 不要放吧，只会让人流泪。

周三（发火）我就是想哭啊！我这一腔怨气发泄出去之前，我要哭个痛快。

雪枝 电唱机怎么摆弄？

无可奈何地打开电唱机盖。

吉川的声音 请原谅！我是吉川。

雪枝 啊，正好，请你放吧。（一面说一面往外走）吉川先生，请进。

下楼梯的脚步声。

周三（凝视着唱片）武志，爸爸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啦！

53 起居室(晚上)

两个人寂寞地坐在饭桌两边吃饭。周三放下筷子。

雪枝 他爹，你可得多吃一点啊。

周三 为什么？

雪枝 ……

周三 武志被人杀了——可你还没事儿似地吃饭，我对你的神经如此之钝很吃惊。

雪枝 (故意继续吃)你说这种话，武志也会撅嘴不高兴的。

周三 浑蛋！死在老子之前的不孝之子，能那么说吗？

54 铁工厂(夏天)

工厂里同往常一样正在干焊接活。

火花飞溅。

职工们聚精会神的目光。

周三在远处望着。

已经没有武志在那儿指挥职工们干活的身影，周三感到非常惆怅。

周三走出去，可又被绊倒。

55 国营公路的人行道上

周三无精打采地走着。

停下脚步，两眼呆滞无神地望着车来车往。

周三 武志，我不愿意再活下去啦。因为没有目标，活下去的目标。

56 川瀨家的起居室(晚上)

周三 对不起，你能不能替我干一段时间？

常吉 嗯？……干什么？

周三 工厂啊。把工厂交给你。

常吉 (惶恐地)您，您……说什么呀？(望着端茶过来的雪枝)

雪枝 ……

周三 我是勉强强自己捶打着自己去工厂的。但还是不成啊。……我一进工厂，就很难受。

常吉 那当然，您会想起……

雪枝 (看着常吉)……请您多费心。

57 坟地(夏末)

武志的新坟墓。知了在叫。

周三正在扫墓。

58 川瀨家的起居室

三郎来看望。雪枝端茶来。桌子上摆着口琴。

三郎 (惊讶地)他每天都上坟？

雪枝 是的，雨天也去。

三郎 姨夫会把身体弄垮的呀。

雪枝 因为总蹲在家里闷着不出门，可能还不如这样好些。

三郎 我搬到这儿来住吧。姨夫多寂寞呀。

雪枝 是呀，你常常来就行啦。

三郎 好在买下的坟地还挺近，要是远了可就不方便啦。

雪枝 我说，三郎，（拿起口琴）……他爹还想去死哪。（拿起口琴吹了一下）

三郎 （说不出话来）

雪枝 我很理解他。（眼里噙着泪花）所以，他连饭也吃不下。（又吹了两三下口琴，突然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59 里屋

三郎在周三身旁铺开褥子躺下，借着台灯的光看书。周三呆呆地望着天棚。

周三 ……（又象自言自语，又象对三郎说话）他的确说过，要报仇……

三郎 （吃了一惊，望着姨夫）

周三 这个仇怎么报呢？爸爸也不知如何是好啊！……武志，怎么报仇啊！

三郎 ……（凝视着姨夫）

60 坟地

下雨了。三郎给打着伞，周三换下旧的供花，然后用带来的棕刷子刷墓碑。

三郎 我来吧。

周三 墓碑长青苔可不行。对啦，你把这旧花去扔掉吧。

三郎 可是，姨夫身上会淋湿的。

周三 没关系，湿就湿吧。

三郎无奈，便拿着换下来的花扔去了。

61 川濑家的里屋(秋天)

雪枝和松崎进来。

松崎 明天早上，十点钟，在横滨地方法院开庭。怕您不知道……。

雪枝 警察和法院，谁也没通知我们。

松崎 是这样。

雪枝 为什么？

松崎 啊，是因为没有那种惯例。只要不是特意传唤去作证人的话，是不会通知被害者的。

雪枝 那就把我们扔在一边不管啦？

松崎 不，并不是扔在一旁不管。……嗯，因为这是一种惯例，

雪枝 是么？我是全不懂……

松崎 也许您要说再也不愿看到犯人。但如果您想去的话，可以随便去旁听。所以，我想还是通知您一声为好。

三郎的画外音 我们回来了。

雪枝 啊，他们回来了。（站起身来）

62 门厅

雪枝 （跑来）他爹，据说明天开庭审判，上午十点开始。

俩人吃惊地呆立着。

三郎 在哪儿？

雪枝 横滨法院。

周三 谁来了？

雪枝 松崎先生。下这么大的雨，特意来的……

周三向里屋走去。

雪枝 那把伞，我给拿到洗澡间去吧。

三郎 顺便给我带一条毛巾来。

63 里屋

松崎 您回来了。

周三 （边落座边说）松崎先生，说话明天就开庭审判啦？

松崎 让您等了五个月啦。

周三 （望着起居室里的佛龕，立即站了起来）

三郎进屋来。

三郎 真对不起，让您特意跑一趟。

松崎 我要不来，你又会发火的。

三郎 哪里，对您，我应该这样。（双手扶在席上躬身道歉）

松崎 不，我也是不知不觉地被川瀨先生感动了。

周三在起居室佛龕前面敲着小磬，雪枝端茶进来。

雪枝 可是，宣判还要等些时候吧。

松崎 是的，要进行几次公审。

三郎 很简单吧？因为案件很清楚啦！

松崎 审判可并非那么简单。

周三 （进来）总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犯人没有成年嘛。

松崎 啊，这事毕竟是……

周三 武志死了，但杀他的人却要活下来。

64 拂晓前的码头大桥

只有东方的天空朦胧发亮。

65 川瀨家里屋

三郎还在酣睡。旁边周三的铺已经不见人影。

66 厨房

一个黑黑的人影进来，这是周三。他打开洗碗池下面的橱柜，取出柳叶菜刀，用餐巾裹起。

周三（仇恨难消的表情，这时听到武志的声音）

武志的声音 爸爸……给我……报仇啊！

周三的声音 好，一定报仇！一定报仇！无论如何也要报仇！

67 横滨地方法院（外景）

68 同上长长的走廊

长椅上坐着三个人。

周三 这楼真是暗得要命。

雪枝 这是法院，所以阴森森的。（看看三郎）

三郎（明白了她的意思）不是常来的地方啊。

周三 那当然喽。

雪枝 现在咱们就进去吧。

三郎（看看表）是呀。

三人站起身来。

三郎 瞧，那不是那家伙嘛！

三人止步。从走廊的尽头处出现了石本昇，他被两名看守押着走来。他戴着手铐，腰里绑着麻绳。

雪枝 听说，他只有十九岁。

周三 ……

石本昇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朝这边走来。

周三 那个小兔崽子……

石本昇渐渐走近，周三忽然向前一步，正与石本迎面走近时，由于两人肩膀离得很近，石本轻轻一跳，从周三的右腋闪过，而且还龇着牙笑了笑。

这时。

周三 是你杀了武志的吧？（大声问着，右手插进了衣袋）

周三吼叫一声 “你这……”接着，餐巾抖落，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朝石本的颈部飞来。石本急忙向后退避。

周三立刻又向他猛刺。

三郎 姨夫！（喊着，用手上的手提包猛砸菜刀）

菜刀飞了出去，与此同时，三郎抱住了周三。

三郎 不能这样！姨夫！

雪枝 他爹！（紧紧抱住周三）

石本昇站稳后，害怕地望着周三。

看守急忙把他押进法庭。

周三还在拚命挣扎。

三郎 您为什么这么干？

周三 放开我！我干掉他！（挣扎着要捡起菜刀）

三郎 姨妈，快把它……

雪枝急忙跑上去拾起菜刀。

藏在身后往后退。

周三和三郎都瞪着眼睛对视着。

人来了。

雪枝藏起菜刀不让人看见。

周三和三郎向长廊那头走去，为的是把那人让过去。

那个人象是来旁听的，进了另外一个法庭。

三郎凝目注视着周三。

三郎 要是那么干……姨夫您会被抓起来的。那将会怎样？

周三背朝着他，没有吱声。

三郎捡起掉在一旁的皮包。

三郎 您怎么带来这种东西？

周三没有转身，朝另一方向走去。

三郎打开皮包，伸向雪枝。

雪枝把菜刀放进包里。

看守 A 从法庭里出来。

三郎慌忙把皮包拉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守 A 这是法院。不保持肃静，要受罚的。

三郎（装作唯命是从地）对不起。

雪枝低头行礼。

周三走出一段之后停下脚步。

看守 A 看了看他的后影。

看守 A 那是哪位？

三郎 被害人川瀬武志的父亲。

看守也愣住了。

三郎 这是他的母亲，我是他表弟。

看守 A 您几位要旁听的话，一会儿就开庭了。

三郎 那，没事了吗？

看守 A 什么事儿？

三郎 刚才那件事……

看守 A 我什么也没看到。（他神情冷淡地进了法庭）

三郎和雪枝松了口气，互相看了一下。

三郎 怎么办？姨妈！

雪枝 还是趁早回去倒好……

周三心平气和地说，

周三 咱们只去旁听旁听。

雪枝 不要紧吗？

周三点点头走进法庭。

两人急忙随他进去。

69 该地方法院（外景）

字幕 昭和四十二年^①二月

雪花纷飞，落在这古老的建筑上。

① 公元1967年。——译注

70 法庭

旁听席上，周三居中，雪枝和三郎分坐在他两边。

他们身后的位子上坐着松崎、和代和吉川。

他们面容严肃地等待着开庭。

被告席上的石本昇心神不定，无法掩饰。

检察官眯着两眼，显得一本正经。

辩护律师忙着打开笔记本，一边研究审判议程，一边做记录。

吉川 那个人是国家指定的辩护律师吗？

松崎 是的。

和代 听说，他还有父母兄弟呢。

松崎 好象他们不想自己找律师。

吉川 那帮家伙干什么的？

审判长和审判官两人进来。

庭吏 起立！

全场一齐站了起来。

审判官轻轻点了点头坐下。

全体坐下。

审判长 现在开庭！被告人到前面来。

已摘掉手铐的被告石本昇站到前席。

审判长 现在，就被告人石本昇杀人一案进行宣判。
主文：判处被告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周三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他嘴唇哆哆嗦嗦，好象就要喊叫起来。

审判官、检察官和律师发现后注视着他。

庭吏准备上前阻拦。

雪枝和三郎慌忙从两边抓住周三的胳膊，让他坐下。

审判长毫不介意，继续宣读判决理由。

审判长 但，拘留的一百六十天计算在内。理由：（构成犯罪的事实）被告人，第一，从幼年时起就有偷盗行为……

这时，周三的耳朵早已聋了，只能听到一连串单调的声音。

眼前交替浮现出武志的面容、跟前的犯人、辩护律师、检察官、审判官的形象，头晕目眩，神志恍惚。

71 坟地（冬季·下午）

雪枝正在武志墓前献花、烧香。

周三直挺挺地站在一旁。

周三 考虑到被告尚未成人，将来还有前途，因此应予以改正之机会……

雪枝抬头看着他。

雪枝 这同样的话你要说多少遍才能解气呀？

周三 我在说给武志听。那小子，国家出钱给他请了辩护律师，而且考虑到他的将来啦，重新作人啦，得到亲

切的关怀，判处了五至十年的不定期徒刑。据说，快的话，五年就可以出狱，尽管他是无端杀人。……但是，被杀的怎么办？这样做不是等于谁也不为武志着想吗？这就是说白白被杀了！

雪枝 ……是根据法律判决的呀。

周三斩钉截铁地说，

周三 法律是错误的。说那种浑蛋将来还有前途，那么说，武志就没有前途吗？那种法律哪里是惩办凶手，反而是保护凶手！

72 鹤见区政府(外景)

73 “法律问题接待室”的一间屋子里

办事人员 那个嘛……我很理解您的心情，……但从法律看，就是象我刚才说的那样……

周三 那么说，日本就没有一条法律是为被杀者着想一点的啦？尽管被杀者没有做任何坏事。

办事人员 并非如此。有的。

周三 是什么？请您指教。

办事人员很不高兴地翻阅六法全书。

周三探着头，直勾勾地注视着。

办事人员 有这么一条，在协助警察执行任务时的法律条文，也就是说，帮助警察执行任务，比如说，在追捕

犯人而不幸被杀害时，可以得到国家赔偿。对海上保安人员也有同样的法律条文。

周三 ……

办事人员 此外，还有关于证人等受害时予以赔偿的法律。这是指因为在法院作证，后来遭受报复的情况，也可以得到国家赔偿。

周三 就这些吗？

办事人员 是的，啊……

周三 那么说，象我们这种情况就没有啦。

办事人员 是的，关于赔偿费嘛……

周三 我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钱来的。

74 在路上

周三的声音 这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是为谁而存在的法律啊？对犯人倒很照顾，对我们受害者却什么也没有！

75 川濑家厨房(傍晚)

雪枝正在准备晚饭。门厅的门开了，接着就是咕咚一声。于是雪枝走了出去。

76 门厅

周三坐在席铺沿上。

雪枝 你回来啦！

周三 回来啦。

话音少有的欢快。

在他旁边放着一个大纸包。

雪枝 ……？这是什么？

周三 书。

雪枝 书？

周三 真够沉的啊！我还以为没什么，就买了。……真够受的。

对周三这么高兴的样子，雪枝大为吃惊。

77 起居室

周三拆开纸包，取出书来。足有二十本左右，全是法律方面的书。

雪枝 全是法律书？

周三 是啊。

雪枝 干什么呀，买这么多？

周三 读呗，学习呀！

雪枝 学习……你是想进大学？

周三就象在佛龕前上供似的把书摆起来。

周三 你在说什么呀！这件事啊，跟你这样外行人说，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这事只能自己干呀。

看着红鲤鱼，

周三 哎呀，怎么搞的？都打鳶儿啦！喂食了吗？

雪枝 刚喂过。

周三 噢。（对红鲤鱼）你可要结实地活着呀！……我也许能想办法振作起来。

一面看封面上的书名，一面一本一本地往上摞。

雪枝 不过，那么难懂的书，你能读吗？

周三 只是看看嘛。

78 国营公路（早春·某日下午）

松崎走来。

他看见雪枝提着买东西的篮子。

松崎 太太！

雪枝笑着走过来。

松崎 好久没见啦！

雪枝 天暖和啦！

松崎 您丈夫好吗？

雪枝 比前一阵儿精神好啦！

松崎 还去扫墓吗？

雪枝 去。不过，一周去一次，现在，他可忙啦！

79 川濑家的里屋

周三正在埋头读法律书籍。因为眼睛不太好，书也很费解，他拿着两、三本书，对比着看。

周三 什么呀，用通俗的日本话说，不是很好懂吗？

80 公路上

松崎 尽管如此，还是令人钦佩啊！难道他真的要这么干……

雪枝 近来，我老是担心。那样本分、老实的人居然说法律有错儿……

松崎 今天我来，是因为有个人想跟他见见面。

雪枝 （担心地）是医生吗？

松崎 （笑着）不是。

81 起居室

松崎 有个开土木建筑公司的，叫中泽。去年年初，他的姑娘被人杀死啦。情况跟您儿子的一样。

雪枝 一边送茶，一边看着松崎。

周三 ……去年年初，那么说，在我们那件事的两三个月前……

松崎 是的。现在，这类事情很多。听说，他也受了很大的打击。后来，他终于平静下来……据我听说，他似乎正在想方设法把受害者的意见向社会上呼吁。

周三 把受害者的意见向社会呼吁？

雪枝 是不是住在练马区？

82 中泽土木建筑公司的接待室

中泽神态极为平静喷吐着烟。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情豪爽的人。

中泽 当时我女儿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我上了年纪生的她，所以才刚刚二十岁。那时，她正在学弹钢琴，说去练琴，过了中午就出去了。……可是，此后不到五分钟就……

83 车站(去年一月份的一天下午)

中泽的女儿明子步履轻捷地走来。

走进女厕所。

一个躲藏在里面的男子跳出来，用小刀刺杀明子。

明子摇摇晃晃抓住身旁的一件东西。

明子 你要干什么？

那个男子一句话不说，又刺了明子两、三刀。

明子支持不住跌了一跤。

明子 来人哪！——来人！

她喊着，想向厕所入口处逃走。

那家伙又从背后捅了她一刀。

明子当场倒在地上。

那家伙逃跑。

明子爬到厕所外边。

明子 抓住他……刚……从这儿跑走……我被刺啦！

人们急忙从后面追去。

A 喂！抓住他！那家伙！

B 有个女的被他捅啦！

其他过往行人也一起追赶，在车站外面把那个男的逮住。

明子倒在车站里——

84 接待室

中泽灭掉香烟，继续平静地谈话。

中泽 刺伤了六处，其中一处伤及要害部位。听说还没来得及叫救护车，就断了气。

周三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

周三 犯人呢……

中泽 听说他二十六岁。

85 管区警察局的审讯室(一月份)

犯人西村一夫，神情紧张地看着刑事警察。

警察 你说你不满意，你不满意什么？

西村 什么都不满意。没意思。这个社会总要有个改变才行。

警察 因此你就杀人？

西村 什么人都可以，见了谁就杀谁。

警察 但是，你却藏在那种地方啊。

西村 （非常厌烦地）啊，是女人。我特别讨厌女人，一看见就气得要命。所以，我想杀的话就杀女的。（突然认真起来）正在那儿等着，她就大摇大摆地过来了。罪过在她！你说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86 接待室（三月）

周三越来越兴奋。

周三 这和我那个孩子的情况一样。完全一样！那么，犯人怎么判的？

中泽 判处十五年徒刑。

周三 十五年……既不是死刑，也不是无期徒刑……

中泽 从当时的行情来看，据说还是妥当的哪！

周三 什么行情？到底是谁定的？

然而，中泽没有动感情。

中泽 恐怕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什么人决定的。

周三 那么说，我家的案子，判处五年至十年徒刑也是根据行情而定的啦？

中泽 也许是吧。

周三勃然大怒。

周三 岂有此理！我怎么也理解不了！肯定什么地方有差错！一定要把问题弄个明白，否则绝不甘休！

中泽点了点头。

中泽 但是，就是把犯人碎尸万段，被杀死的人也不能复活呀！

周三满面疑容。

周三 可是……尽管如此……

中泽 （点了点头）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没有这种凶杀案件的社会环境……因为不能让我女儿白白地死去。

周三呆呆地望着他的脸，然后，叹了口气说，

周三 我不如你呀，……就没有这么好的悟性。

突然，想起什么似地。

周三 您只有一个女儿吗？

中泽 不，她上面还有两个男的。

周三 是这样。那……（象是明白了什么似地）那还是幸运的哪！和我不同。

中泽 川濑先生……

周三 ……？

中泽 我有三个孩子，没了一个，还有两个……您是不是认为，这样也可以得到宽慰？

中泽头一回热泪夺眶而出，顺着面庞滚下来。

周三一惊，慌忙地说，

周三 这……我失言啦。

中泽 川濑先生，您……可能会笑话我。我这个人很固执啊。对别人也好，对自己也好，总是非常固执，硬着

头皮干……如果不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生活。就是干活也干不好。她是个好姑娘，性格开朗，很体贴人，是个很好的姑娘。

周三 我这个人……把工作扔下不干，除了生闷气之外没别的本事。

中泽 啊，我理解。

周三 那么，您说，要创造一个没有凶杀案件的社会环境……这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有没有我也能干的事？

中泽为难地说，

中泽 我还没有成熟的想法。只是事情发生后，我才想到这件事。社会上跟我们同样遭遇的人多得很哪！

周三 是呀，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如果自己家里没遇上这种事，还不会注意到有这么多。

中泽 你看，我们能不能和这些人都联合起来？

周三 （愕然）大家都联合……

中泽 这样一来，我们不就可以向社会上呼吁了吗？

周三目不转睛地看中泽。

87 坂井照相机商店

三郎正看着一位女顾客拍的彩色相片。

三郎 （蓦地向门口看去）哎呀，是姨夫啊！（朝里面喊）妈妈，姨夫来啦！

女顾客连忙收起相片。

客人 那么，我以后再来。

三郎 啊，谢谢啦。（对周三）姨夫，请进来吧。

周三 （进来）我有句话问你呀！

和代从里面出来。

和代 哎呀，真少见啊！

周三 好久没到你这儿来啦！

三郎 您要说的是什么事？

周三 你过去曾说过，这附近有个开焊接厂的？

三郎 啊，他是我们的老主顾。

周三 说他想找个工厂？

三郎 是呀，他的工厂好象办得很兴旺。他正想扩充扩充哪。怎么啦？

周三 他要不要买工厂？

三郎 ……？

周三 我的工厂。

三郎和和代惊愕。

和代 为什么要卖工厂？

周三 我有我的想法。

88 川瀬家起居室

雪枝盯着周三。

周三两膝并齐，正襟跪坐在那里，

雪枝 你是不是要去走访那些和咱们同样遭遇的人

家？

周三 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会，叫“消灭凶杀案件的遗属会”。

雪枝 是你和中泽先生商定的吧？

周三 他是不能关门停业的，可是不关门又办不了这事。所以我……

雪枝 默默地望着他。

周三 那样的话，也需要经费，首先，工厂就会弄得不死不活，迟早会给老常和其他职工造成麻烦。最好趁现在把工厂的问题解决了。

雪枝 那么，卖工厂的事定下来了？

周三 对方很感兴趣，明天早上来看。当然，现在厂里的职工也让他整个接收过去。

雪枝 ……

周三 你是不是不高兴啦？我没跟你商量就自作主张……

雪枝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周三 我，深深地感到，为了给武志报仇，只有如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那些杀人的家伙！但是我也想到，老是对那种下流家伙耿耿于怀，我不也变得下流了吗？我一想到这儿，马上就心焦如焚。说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感到，似乎时间非常紧迫似的。

雪枝 感到很吃惊。

雪枝 ……

周三 所以，将来也会劳累你的。我求你，答应我吧。

一直望着周三的雪枝，突然绽开笑颜。

雪枝 即便我反对，你也不是听了我的话就让步的人哪……我同意，只要已经那么定了，就听你的吧。

周三 是吗？

雪枝 我也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啦！

周三 真对不起啦！你果然是这样痛快。我先向你道谢！（说着，跪坐着低头行礼）

这时，雪枝扬着脸放声大哭起来。

周三 怎么啦！为什么伤心地哭了？

雪枝 你那天不是说想哭就尽情哭吗！守灵的那天晚上，你都起不来床——所以，我忍着挺过来了。我也是想哭啊！……武志，为娘就你这么个一个呀……（嚎啕大哭起来）

周三 （一面擦着泪水，一面看着雪枝）

89 横滨市郊外的车站（去年春季的一天夜里）

久雨初晴。

人们排成长队等候出租汽车。

柴田治男排在前面第二个。他是一个性格耿直的职员，年纪三十五岁。

出租汽车的数量很少。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这时过来两个男的，钻到排在最前

面的老太太的前面。

老太太不知如何是好。

车门开了，两个男的想坐进去。

治男上前拦住。

治男 不行！你们夹塞儿。

两个男的怒目以对。

治男 请你到后面去排队。大家都等了好久啦！

两个男的目光阴险地盯着治男。

老太太乘此机会想上车。

男子A 这小子！（粗暴地抓住治男的肩膀）

治男 住手！这么多人都是按顺序等车的！

话还没说完，两个男的把他拽了出来猛推他。

治男跌倒。

他刚要站起来，两人又把他推倒。

治男跌到等车线的那边汽车道上。

两个男的用手里拿的洋伞尖头使劲地向治男捅了过去。

90 柴田家的客厅(初夏一天的下午)

这是一幢不大的住宅。

佛龕旁边摆着治男的遗像。

他的妻子保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周三连忙从提着的皮包里取出小孩儿喜欢吃的点心

来，很笨拙地递了过去。

保子 太麻烦您啦！

生活的艰辛使女主人面容憔悴，根本看不出从沉痛的心灵的创伤中摆脱出来的迹象，但孩子们却彬彬有礼地道谢，接过周三的点心。

保子 我丈夫特别疼爱这些孩子……真是个好父亲……怎么会遇上那种事？……

突然声泪俱下。

保子 他是个规规矩矩的人，没想到遇上那些人……真使人不敢相信。

周三 那些人是什么人？暴力集团……

保子 消防队的。

周三 啊？……

保子 据说，他们喝了酒。（背过脸去）只怨我们命不好……只好认倒霉吧。

周三 （摇头）不，不能。正是不能自认倒霉所以我才来拜访您。

保子 ……（不解其意地看着周三）

周三 也许不礼貌，那么，现在……您生活上……

保子 总算领得了生活保障金……但职工灾害保险没有发给，退職金又很少……我要能出去工作就好了，可我身体不怎么好。

周三 那……听说您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我是来

问这事的，并不了解您丈夫的情况。

保子 律师劝我提出来。说是因为职员可以向国家提出赔偿申请……但也没办成。

周三又探身问，

周三 法院怎么说？

保子 讲了很多……说什么，你丈夫没有指挥现场的权利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让他们加个塞儿，也不会直接蒙受很重的损失。他有什么必要特意跑上去制止呢？

周三 这是什么话！

保子 他们说，不过是吵架而已。既然是吵架，他也有责任……

周三 真，真岂有此理！（简直无法控制激动）那么说，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就好啦？暴力不更嚣张了嘛！

保子痛苦难忍地，

保子 现在您还说这些……连我都觉得他要是不管闲事，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双手捂上了脸）

孩子们不安地反复看看母亲又看看客人。

周三 ……（转过脸去，从皮包里取出上写“供奉灵前”装着现款的信封来，急急忙忙地又添进一些钱）

91 渔村（春天·傍晚）

两个男人正在斗殴。

双方都急了眼，为争夺鱼而殴打起来。

田口繁从这儿路过。
他是住在附近的渔民。
他跑过去劝解。
两人不听，继续斗殴。
一方力尽不支，被绊倒在地。
另一个拿刀子正面向他捅去。
田口繁飞跑过去制止。
倒在地上的人乘机逃跑。
剩下的这个人火冒三丈，立即对田口繁刺了一刀。
被这意外的一刺，田口繁倒下了。

92 报纸版面

田口繁劝架被杀死的消息和照片。

93 奔驰在新干线上的下行列车(夏季)

94 车厢里

周三望着窗外。

95 列车驶上天龙川的铁桥

96 车厢里

周三望着河上游远处的崇山峻岭，又想起了武志。
周三的声音 武志，爸爸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为了建立一个不能杀人白杀的社会秩序，和受害者家属一起向国家呼吁制订法律。我想，这个运动就是报仇。你也看着吧，爸爸一定干到底！

97 从天龙峡南下的船上(夏季)

周三把还上小学的武志抱在膝上，和雪枝一起三个人沐浴着飞溅的浪花，兴致勃勃地谈笑着。

98 田口家的门口(夏季)

周三走来。

门外的地上坐着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田口繁的儿子田口悟。

他抬眼警觉地望着周三。

周三想弄清门上的姓名牌。

田口悟 叔叔，是哪位债主？是要鸡窝钱的，还是要发动机钱的？

周三莫名其妙。

周三 要账？……

田口悟 你不是来要账的吗？我家没钱。想拿什么就拿去吧。

周三 叔叔可不是为这个来的呀！

田口悟 反正没什么好事。可是，请您记住，我爸爸可没做什么坏事。虽然没干坏事，可被人杀啦！

周三 是的，叔叔很清楚。

从屋里传出声音：“阿悟，跟谁说话？”

田口悟的母亲茂代出来，警惕地望着周三，那目光使周三很尴尬。

99 川瀬家起居室(下午)

两条红鲤鱼正在水里欢实地游着。

字幕 昭和四十三年^①春

雪枝正把剪下的报纸往剪报册子上贴。

旧报纸的缩印本也堆积了许多。

佛龕旁边的法律书也增加了。

门厅的门开了，传来三郎的声音。

三郎 您好！

三郎立即进来。

三郎 还在干哪。

随便坐了下来。

三郎 今天也出去啦？

雪枝 何止今天出去，这一阵子住在外面啦。

三郎 呃？……

① 公元1968年。——译注

雪枝 今天去了松本，他好久没去信州啦！

三郎 春天的信州可好啦！

雪枝 天还没亮，就起来走啦！

三郎取过桌子上的笔记本，打开。

三郎 这是名册？

雪枝 对。

三郎 姨妈搞的？

雪枝 上面的人很多吧。一百多个啦！还有一半没有访问过哪！

三郎 遗属会，现在搞得很顺利吧？

雪枝 那事呀，最近回家也不象以前那么爱讲了。他老是苦思苦想的……有的人家让他吃了闭门羹，就好象推销员来了一样。

100 信州·饭田

远处雾蒙蒙的群山非常秀丽。

周三停下脚步纵目眺望。

象想起什么事似地沿着原野小路走去。

杏子从远处跑来。

杏子 爸爸！

张着手跑过来。

杏子 欢迎您！盼着您啦！

快活的笑脸。

周三 我因为到松本来了，所以……

两个人亲热地拉着手。

杏子 接到您打来电话，高兴极啦。

周三 忽然想起要见见你们。

杏子 好，请吧。

周三 人家又多啦！

杏子 嗯，变化很大吧！

周三 山景却一点没变，和我小时候一样。

杏子 今天偏巧家里人都不在。

周三 呃？爸爸、妈妈都不在家？

杏子 到諏访去啦，有事情。

周三 是吗，那可以跟你慢慢说话啦。

杏子 哎，那才好哪！（开始走去）

101 杏子的家

宽敞的房子里只有两个人。在房间的一角放着许多礼签，这是她家的副业。

周三 我原先的想法太乐观啦！我想，大家的遭遇相同，所以会马上赞成的。因为，象这种事说不定哪个人在什么时候会碰上。可是，结果呢，我碰上的人，不是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劳力，以致生活没有着落，就是被周围人冷眼相看而变得十分孤僻、怕事……尽是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和气的人。把我看成做买卖的人，以为是乘人之危而来

捞一把的，都很警惕，根本不让我进屋……

杏子非常明确地说，

杏子 是呀，我想当然会这样。

周三（惊讶地）是吗？

杏子 家里人被杀那种不吉利、不愉快的事，谁都讨厌。所以，也都说不出个道理，反正总想远远避开。好象事不关己，打算不了了之。——因为连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事。

周三（愕然）你？——

杏子微微一笑。

杏子 因为我是武志的未婚妻。表面都很同情我，但实际上却认为我是个命硬的女子。

周三 ……这事儿我还不知道。

杏子 我却一直做装饰礼品的礼签这种副业，让人啼笑皆非吧。（站起）请您看看这个。

她拿来的是挂有金银色纸绳的祝贺生日的礼品袋。

周三 那么……你还没出嫁的原因是……

杏子开朗地笑着，

杏子 只是我没有那种心思。

周三松了一口气。

周三 可是……那可不行啊。我老伴还挂念这件事呢。说得快点找个可心人才好。

杏子 ……

周三 怎么啦？

杏子 父亲、母亲去诹访，并不是因为有事。

周三 （纳闷儿地看着杏子）

杏子 他们故意避而不见您。说没有这门亲戚，缘分干脆一刀两断。

周三 杏子，我明白啦。刚才我还觉得很奇怪哪。最近，我也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人们的心情，我很了解。所以刚才我说，咱们俩慢慢说说话挺好。

杏子 对不起。

周三 不，没什么对不起的。你鼓舞了我的斗志！

102 东京街头(秋季一天的下午)

周三、中洋、雪枝、三郎在散发传单，征求人们签名。

但是，他们基本上不引行人的注意。

三郎 帮助凶杀案件的受害家属吧！这个传单，请好好读一读吧，上面写得通俗易懂。赞成的人请您在那边签个名。啊，请签吧！请读读传单吧。

松崎带领着摄影师走过来。

松崎 啊，干起来了。

向周三他们打招呼。

三郎立即走过来。

三郎 松崎先生，要是登报的话，登得大点呀！照片

也大一点！

松崎 （不耐烦地）我明白。

对摄影师指指周三。

松崎 这位是会长先生。（指指中泽）这位是副会长先生。

中泽 （苦笑）目前，只有我们几个。

三郎 我也是会员啊！

松崎 （讨厌地）知道！（对雪枝）太太，请站在一块儿。

让雪枝和周三站在一起，摄影师按快门。

三郎在回答行人的问题。

三郎 您签名吗？我们要征集多多的，然后向国会请愿。是的，我们请国会制订救助受害人家属的法律。我们为此而请愿，请愿！

103 川濑家的里屋(三月上旬)

字幕 昭和四十四年①

中泽已到。

忿懑难耐的周三递过国会对请愿的答复。

中泽心情沉重地念着。

中泽 对凶杀案的受害家属深表同情，但对其损失国

① 公元1969年 —— 译注

家有责任进行赔偿的问题，尚有不少需要研究之处，是否应该制订有关法律，政府将慎重研究。……就这些？

周三 就这些。

中泽 愤然变色。

中泽 说要慎重研究，其实就是说什么也不想干！

周三 这是这些人的口头禅！

中泽 这简直就是推出去不管！跟“我想听取一下您的意见”那一套，一模一样！

周三 就是那么回事！他们究竟把人看成什么啦？半年啦，就回了这么个话！让人等了半年，这是什么态度？

雪枝 默默不语地给两人端出茶来，她突然说，

雪枝 发起签名运动时登了报，所以人们有种种说法。有人说，社会上也有许多其他困难的人。不就是为此才有生活保障法吗？为什么只对受害人的家属……

周三 我也听了不少，人们说得很厉害。

雪枝 所以，国家也是这种想法！

周三 冒了火。

周三 这事儿，我认真考虑过一个月。他们说的和我们想的不是一回事。这里写得很清楚。

取过请愿书的副本。

周三 咱们来看看交通事故吧。有时只因为在街上走，被车撞死了。但是肇祸者必须给受害人以赔偿。也许因为开车的人加入了保险吧，所以就有这样的条文。对杀

人的家伙要求赔偿，恐怕他也办不到。所以，我们才提出请求，要求国家负起责任，因为我们只能依靠国家。

雪枝 我明白，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的呀。

冲着中泽笑了。

中泽也笑了。

周三依然很激动。

周三 可是，中泽，我决不罢休！就凭他这样的回答，我就说：“是吗？再见啦。”就偃旗息鼓？

中泽 那当然，我也不甘休！

周三 我今后还要去九州、北海道。尽可能和更多的人见而谈谈，增加会员。

他要端桌子上的茶碗。

但摸的是别的地方。

中泽吃惊地望着雪枝的脸。

雪枝若无其事地推了推茶碗，让周三能摸到。

周三 还象我们开始时说的那样……

呷了一口茶。

周三 除此之外，没有办法。一定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向社会呼吁。您，当然很忙，但是您能不能在东京周围地区转一转？

中泽 当然行。但您夫人……

雪枝接过话茬儿，

雪枝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思想准备，到全国哪儿去跑

都行，随他便。

104 奔驰在东北线上的下行列车(春季)

105 报纸版面

有关在东北地区某市近郊区发生的一个女子高中生被惨杀的报道。

那天傍晚时分，这位女学生排球训练结束后，正骑着自行车回家。

106 列车里

周三和雪枝站在车厢的过道里。

雪枝 (关切地望着周三)你把烟戒了可太好啦!不然，这时你一定会烦躁地抽起来。

周三 不是戒了，而是忘了。

雪枝 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周三 提起这事是因为累了吗?

雪枝 不，你比我累呀。

周三 我习惯啦!

雪枝 我担心哪。还是跟你出来的好。

周三 和你经营铁工厂十年，竟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107 小旅馆的走廊(二楼·夜里)

上年纪的女茶房先顺楼梯上来，开了走廊里的灯。

女茶房（冲着楼梯下面）楼梯很窄，小心着点儿。（东北口音）

女茶房进了房间，雪枝牵着周三的手上来。

108 房间里

女茶房打开窗子，又取出坐垫。

雪枝等二人进来。

雪枝 厕所在下面？

女茶房 哎，在楼梯下面。

雪枝（为难地看着周三）

女茶房 眼睛不好吗？

雪枝 不，不是……

女茶房 那就请注意随手关上走廊里的灯，节省电嘛。

雪枝 好、好、一定。

女茶房 这就送上饭来吗？

雪枝 好的。可是想先洗个澡。

女茶房 可也是呀。您累了吧。澡堂就在附近。出了门口到大街上，往车站方向走。到第二条小胡同，一拐就到。那么，我把木屐给您放在门口啦。（出去）

两个人互相看了看。

女茶房的声音 走廊灯的开关绳就在楼梯上边。

雪枝 是的，知道了。

走廊的灯熄了。两个人觉得很可笑。

109 事件的现场

周三、雪枝和受害人的父亲平山敏夫——他是个和善的中年绅士——站在道边稍高一点的地方。

平山 自行车倒在那块地方。我女儿……是第二天早晨在树林里发现的——

指着背后的树林。

平山 她练完了排球，和每天一样在那个时候离开学校。晚上虽然很黑，但来往的车很多，所以也没有担心……犯人好象是等在那儿想劫点东西。完全是个素不相识的家伙。据那家伙说，他上去就掐脖子……

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周三和雪枝默默地听着。

平山 但是……真的，您来得正好。头七刚过了……我才明白原来女儿死了……心里好象什么地方有个空洞似的……要是前一阵儿，我真没有心和你们谈话。

周三 是啊……谁都是这样。

110 信州·战时人口疏散地区的夜里(初春)

雨哗哗地下着。

雪枝飞快地从正房跑到借住的厢房里。

111 厢房

刚满六岁的武志睡着了，头上捂着凉毛巾。周三坐在他枕头边，回头望着门口。

周三 医生来吗？

雪枝 不成。他说要带去才给看。

周三 这么大的雨天……

雪枝 所以人家不来。

周三 好！带去看！

雪枝 （惊愕）但，这样倾盆大雨。

112 屋外

周三背着孩子，好象要跟大雨搏斗一样步履匆忙地从屋里出来。

他身后的小屋门开了。

雪枝 孩子他爹，等等，我也去。

113 田间道路

雪枝撑着雨伞，唯恐孩子淋了雨，她自己却全身湿透了。

两个人急忙赶路。

114 列车里(白天)

在回去的路上，两个人都有了座位。可是座位不挨着。

而且，两个人都精疲力尽地睡着了。

115 铁工厂

周三在狠狠地申斥没有干好工作的武志。有时用手捅他的头。

武志任凭他说，一言不发。

116 北陆地区的农村(冬天)

周三在雪地里走着。

画面叠印凶杀案的新闻报道。

内容是：一位主妇因丈夫受重伤，不得不出去干活赚钱时被强盗杀害。

117 濑户内海(春季的海面)

周三站在甲板上眺望。

画面叠印凶杀案的新闻报道。

内容是：一位叫井上信行的中年男子走路和对面来的人相撞了一下，因此就被人寻衅杀死。

周三念这篇报道的声音。

这与其身旁美丽的景色很不调和。

118 沿海的公路(下午)

周三前往受害人家。

有个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死者的儿子井上明男——手持木棍从家里飞跑出来。他已经醺醺大醉。

他的母亲静子随后也跑出来。

静子 明男！你要到哪儿去！

静子拉住脚步凌乱的明男。

随后又跑出来他的上中学的妹妹和上小学的弟弟。

静子 你要去打谁呀？他已经进了警察局！

明男 不管是谁。非干掉他不可。要是不理他，他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呢！

静子 胡扯什么……要那么干，你也得进警察局！

明男 不管它，进哪儿都行！

静子 不成！……我跟你说不成！

静子拼命拖住他。

明男挣脱开正要跑出去。

周三赶上前去夺过他手里的木棍。

119 井上家的客厅

周三面向祭坛。

明男已醉得不省人事。

静子痛苦地垂着头。

明男的妹妹和弟弟规规矩矩地坐着。

静子 他过去可不是这样啊——工作也不干了，从早到晚没命地喝酒——老是蠢货、蠢货地说他那被人杀死的父亲。

120 九州市的街道(夏季的一天下午)

周三走出车站。

字幕 昭和四十九年^①，夏季

周三走在繁华街上。

周三念报纸消息的声音。

一个中年的出租汽车司机被强盗杀害。

周三走在住宅区的街道上。

121 被害者的住宅

周三面向祭坛，双手合十。

被害者的妻子山本辉子用冷淡和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周三刚祭拜完毕。

辉子 那么说，您工作也不干了，在全国到处跑？

周三 是的。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工作。

^① 公元1974年，——译注

转身向辉子。

辉子 您跑了多少家？

周三 是呀，有五百家——不，将近六百家啦。

辉子 您这不是够当参议员的资格了吗？

周三愕然。

122 报社的社会部

大办公室里作接待用的隔间。

三郎 搞签名运动时，就登了这么一次消息，后来就一直都没有见报。请您看看这个（给松崎看 会员 名册），走访的人家有五百八十六家，会员一百二十五人，数目已经如此之多。听说，您已调到东京总社，我还以为会不断报道哪。

松崎 报纸不是我随便写什么就照登什么的呀。

三郎 那是当然的啦。但办报的宗旨也决不只是报道社会上的问题，而且也有义务和责任改进社会环境吧。

松崎 我们正在做。

三郎 我姨夫他已经六十多岁啦。他这么大年纪，一直到处奔跑了七年——七年啦！只要发生了值得同情的案件，不论什么地方，他都马上去走访。根本不考虑一下自己。他什么都舍弃啦！难道说，报社里就没有人被感动吗？

渐渐哭诉起来。

三郎 而且，虽说会员有一百二十五人，实际上，他们都只是各自和川濑周三这个会长联系的。他们互相不认得，也不知道姓名。当然，全体人员也没有集会到一起过，就是“会报”也没有出过象样的。办不成，因为会员不收会费。有许多人一年连一千日元都拿不起。这样的组织能干什么呢？最后，还不是只有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组织而消失？那样的话，姨夫就太可怜啦！姨妈也是一样。你那时不也说过什么钦佩川濑先生之类的话吗？

松崎 我明白了！

123 破旧的公寓(外景·清晨)

124 公寓里的一间房子(昭和四十九年·夏)

周三和雪枝已迁居此处，俩人熟睡，枕旁放着副业活儿。

周三起床，到狭小的厨房里，想喝点水。当他看到旁边的鱼缸，不觉大吃一惊，于是打开窗帘。

周三 喂！坏事啦！来看哪！

雪枝慌忙起床。

雪枝 怎么回事？

周三指了指鱼缸。

两条红鲤鱼都飘在水面上。

雪枝倒吸了一口凉气。

雪枝 ……昨天还游得挺有劲儿……这是怎么回事？

周三 怆然欲泪。

周三 武志也灰心了，难道绝望了吗？

雪枝 （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周三）

125 坟地

雪枝在埋葬红鲤鱼。

周三神情呆滞地望着武志的墓。

雪枝 怎么啦？你要这样，武志可就真灰心丧气了！
说不定那孩子还会笑话你哪！

然而，周三依然没有反应。

雪枝 你一定是累了。这阵子，你老是到处跑。歇一歇就会好的。

周三突然站起来。

周三 我去大阪！

雪枝颇为震惊。

周三 我又了解到一个人。马上回家准备准备。

雪枝 这么着急？昨天才刚回来。

周三 没事儿。时间宝贵啊！

雪枝 那么，我也去。

周三 还会遇到去东北时那种情况的。

雪枝 不要紧，我不在乎。

周三 就算不在乎，可有那么多钱吗？

雪枝 借嘛！顺道到我姐姐家去借嘛！

126 火车飞奔在新干线上

127 新干线上奔驰的火车

火车到达天龙川铁桥。

128 列车车厢里

周三 这是天龙川啊！

雪枝 饭田就在这条河的上游。

周三 （凝目眺望）

雪枝 那时的事儿，我现在还忘不了。哦，你带我去上坟！

周三 （再次往远处的天空望去）

129 饭田附近梯田的小路（傍晚）

两个人登上山坡来，站在草丛中。有干枯的老树。有五、六个小坟，但是，他们俩站着的地方却不是那坟前。

雪枝的声音 那还是武志出生前的那年，孩子他爹刚干完活儿回家就说——

周三 （刚立定脚，立刻）有啦！有啦！这是我父亲和母亲的坟。

雪枝 你说是这个……这种卵石？

周三 是的。小的是父亲的，大的是母亲的。

雪枝 为什么父亲的坟是小的呢？

周三 因为他先死的。当时，我还没上小学。哥哥带着我到天龙川的河滩去拣这种石头。

130 天龙川的河滩

当时，哥哥只有八岁，弟弟五岁。哥哥胸前抱着石头，周三脚步蹒跚地跟在后面。哥哥累了，于是让周三抱着石头，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周三咬着牙使劲儿搬着石头。

131 梯田的坡路

两个人交替搬石头。

132 坟地

周三蹲在石头跟前，用手擦去上面的青苔。

周三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小学毕业，所以就搬来这些大石头。

雪枝也不由得一阵心酸，坐到周三身旁，努力擦着石头上的青苔。两个人都悄然泪下。

周三 但是，更加令人悲伤的是后来。我们兄弟三人东一个西一个地都被入领去了。只有我这个老二留在了饭田的叔父家。哥哥、弟弟到哪儿去了？谁也没告诉过我。从此，他们的下落就一无所知了！

雪枝悲痛难忍，抱住周三，周三也抱住雪枝的肩膀。

周三 那时真苦啊！成天哄孩子，照看堂弟，我吃的就更不用提了，连吃饭的地方都不一样。父母亲是因病死的呀。那时，我抱怨母亲，为什么留下我死了呢？……只有活着才算父母……好啦，雪枝，如果我们有了孩子，一定为孩子活下去。喂，要坚强啊！

雪枝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受那种痛苦。

133 奔驰在新干线上的列车里

周三悄悄地用手指拭去泪珠。

雪枝紧紧地握住周三的那只手。

134 新大阪车站(傍晚)

周三和雪枝走出检票口。

他们往出租汽车站走去，周三边走边说，

周三 咱们直接去走访北村先生吧。

135 北村自行车行(夜)

北村的妻子洋子坐在里面的桌子前，她现在继续经营着丈夫的商店。

洋子 完全是认错了人。那个家伙在酒馆里吵了一架，回到家取来了猎枪，躲在一个地方准备打冷枪。那时我丈夫从那儿路过，无缘无故地被打死了。

她面对坐在客座的周三和雪枝说，

洋子 虽然犯人被抓到也受到了审判，但我们的人却白白死了。这真是受害者白倒霉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难道事情就这样了？

尽管洋子强作冷静，但仍然掩盖不住她那强烈的忿懑之情。

周三和雪枝听着非常难过。

洋子 再说，犯人的精神鉴定也出来了，说他本来就精神不正常。说不定还会判他无罪呢！真是岂有此理！那么，那种人为什么还允许他有猎枪呢？到底是谁批准的？你说是不是？

女店员的声 音 您来啦！

洋子 （往商店那边看了一眼）我现在虽然在接替丈夫经营商店，但还是很……

雪枝 （同情地）辛苦啊！

洋子 （呆然）我在养活着两个孩子，但每日都在想，哪怕是仅仅看到孩子爸爸的面孔就觉得幸福！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任何要求。光是这一点，我就满足啦！

说着，她淡然一笑，又突然坚强地说，

洋子 但是，我决不就此罢休！我要起诉要求中央和大阪府给以赔偿！

周三 嗨！

洋子 开始我并不愿意这样干，因为赔偿多少钱，也

不能换回我丈夫；更重要的，这好象拿丈夫的命换钱，所以，我想多么困难也不干这种事儿。

周三 （点头）那，你又为什么……

洋子 后来我想，这是我的义务。

周三 义务……

洋子 正象中谷先生说的那样，要求赔偿是被害者家属的当然权利，所以我想，能办得到的事就决不放弃这个权利。社会上有许多遭到同样灾难的人忍气吞声，我这样做也是对他们尽我的义务。

周三和雪枝大为震惊。

周三 您……方才提到那位中谷先生，他是……

洋子 您知道吗？他是京都同志社大学的先生。大约去年，他组织了一个促进制订被害者补偿制度会。

周三 有这样的人吗？

雪枝 也是因为他家里什么人被害啦……

洋子 不是。他是法律系的先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还在英国的大学讲过学呢！不过，当学者的只能研究，不管什么用。可是他说过，对那些可怜人不能见死不救。真是了了不起的先生！

周三 他说过……要求赔偿是遗属的当然权利……

洋子 是的。他还说过别的话呢！

周三和雪枝不禁面面相视。

136 京都一家小客栈的门口(翌日早晨)

周三和雪枝走出来。

字幕 京都

137 同志社大学的校门

138 中谷教授的房间

中谷 哎呀！您两位老前辈亲自莅临，令我惊喜万状。如果早些知道的话，我会去拜访您的。

周三呆呆地凝视着中谷。

雪枝倒很沉着。

中谷 听说您联系了一百五十人。

周三 不，一百五十五人。

中谷点着头。

中谷 是吗……我们去年秋天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名会员。今年也只有二、三十名。我们动员过许多人，大都宁肯关在家里，说是就让我这样忍气吞声下去吧。所以，您奔波之苦，我很理解。您一定是饱尝艰辛！

周三 是呀。

中谷安慰他说，

中谷 我想一定是这样！不过，您做到这种程度，就很了不起啦！我真佩服您！

139 教授室(过了一段时间)

周三和雪枝在聚精会神地听中谷讲。

中谷 (微笑着)是吗?——我再接着说,刚才说了,想要保卫自由和人权,遗憾的是要防止犯罪更加困难。尤其是现在,社会复杂得很,犯罪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到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这飞来横祸落在谁的头上的时代。而且,正如我们会员中的案件所说明,受害人一方完全无辜而被杀的案件……据去年统计,超过了全部凶杀案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三个人差不多有一个人是无辜被杀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犯罪是社会本身所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类似地方病的现象。

周三 地方病……

中谷 无论怎样小心,也防不胜防。我们只能这样认为。

周三和雪枝惊愕地凝视着中谷教授。

中谷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犯罪案件的灾祸,只有平时参加保险,万一碰上就领这笔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对付它。

两人感到茫然。

周三 您说……要参加保险……

中谷 (明确地)是的。

雪枝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谷笑了笑。

中谷 不需要另交保险费。因为国民本来就加入了保险。保险费……就是税金。

两人恍然大悟。

中谷 当然，有许多难办的问题。但我的想法是，对被害者基本上应由国家给以赔偿。

周三 要是早领教就好了。……我们只想：已经有人生活不下去，请给以救济……只想着这一点……

中谷 不、不，就这一点也很了不起呀。您一直坚持奋斗了这么长时间。我认为是值得敬佩的！

周三和雪枝不禁热泪盈眶。

中谷温情地看着他们。

中谷 ……您要有信心。在欧洲、美国，还有亚洲，许多国家已制定了这种法律，对被害者实行赔偿。日本没有理由不制定这种法律。今后，让我们团结起来一道奋斗！

周三擦眼泪。

周三 非常感谢您！多亏您，使我有很大勇气！

140 新横滨车站(夜)

周三和雪枝从新干线列车下来。

周三很着急。

雪枝 他爹，咱们慢一点走吧。

周三 要快。得赶快告诉大家。

周三下阶梯的时候，脚下一滑，突然摔了下去。

雪枝大吃一惊，连忙跑下阶梯。

雪枝 我还直说慢一点走。

周三双眉皱蹙地站起身来。

雪枝 不要紧？

周三苦笑着。

周三 没，没什么。

雪枝从周三摔倒的地方拣起他的旅行包。

周三不辨方向地走去。

雪枝 他爹，这边儿。

141 医院走廊(第二天早晨)

雪枝牵着周三的手从眼科的诊疗室出来。

神情仍然很坚定。

周三 是青光眼哪——明确告诉我，这太好了！真是好医生。假如没有治好的希望，就不用瞎操心啦。也省得老跑医院。

雪枝强按捺心头的悲痛。

周三 最好是想得开。但是，不管眼睛好得了好不了，要紧的是运动可不能停！

周三勉强扶着墙往前走。

雪枝赶紧跟上前去。

周三 雪枝，从今往后啊……只好让你牵着我的手走路啦！

雪枝紧紧握着周三的手，干脆地说，

雪枝 不要紧，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42 电视节目画面(八月的一天下午)

三菱重工业公司爆炸事件的消息。

实况转播。

143 公寓里的一间屋子里

周三正在听电视播音员播音。

雪枝在给他说明电视画面。

播音员播送伤亡人数，并强调这只是过路行人的数目。

周三双目失明，所以只能直勾勾地瞪着眼睛看着某一点。

周三 全都要走访一下，你带着我去。

雪枝 好，我们去吧。

144 报纸版面(秋季)

报道“犯罪案件被害人赔偿制度促进会”活动的消息。

占很大的版面。

周三的照片。

145 坂井照相机商店(早晨)

三郎正在看着那些报纸。松崎来了。

松崎 好象你还不满意哪。

三郎 一家大企业爆炸，就使那么多人一下子死去。要不然，国家还不会管呢。

松崎 是呀！

三郎显出惊诧的样子。

松崎 那么，你怎么说呢？

三郎 我生气！现在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去求你的时候，你都不搭不理的……

松崎 不要挖苦人嘛。

三郎 (怒气冲冲)什么挖苦人？

松崎 世道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也很清楚。恐怕有种种想法。但是不形于色。一心想借这个机会触动国家，就是这么个问题。他那样的健康状况，要做最后的努力哪。

三郎噘着嘴。

三郎 那个事儿，我明白。

146 电视台摄像室(下午)

对主妇广播的布景。

雪枝搀扶着周三走进来，

节目负责人进来。

负责人 小心脚底下，

周三用脚探着路，慢慢向前挪，费劲地走到位置上。

负责人 太太，请到那儿坐。

周三跟雪枝并排坐在一起，

负责人 大概只要十二、三分钟。请您斟酌着。

周三似乎颇感惊奇。

周三 只有十二、三分钟？

负责人 因为还有许多人讲。

周三沉默不语。

雪枝立即凑近他说，

雪枝 因为不只我们讲，

周三 噢，知道啦，（恭敬地）我明白了。尽量集中谈一谈。

147 报纸消息

国务大臣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作答辩的消息。

字幕 昭和五十年^①二月

148 饭店·大会场

^① 公元1975年。——译注

促进会的关东甲（州）、信（浓）、越（后）三地区大会。

受害人遗属及其他几百人的集会。

柴田保子也在其中。

国会议员也来了。

149 国会会议厅(早晨)

字幕 昭和五十一年七月

雪枝搀扶着周三正走向议员会客处的入口。

周三 在国会大厅的哪边儿？

雪枝看着方向。

周三 噢，我这是第一次来，没法估计呀。

他慢慢走着。

周三 终于……

说着说着后半句话咽回去了。

雪枝听不出他说什么。

雪枝 你说什么？

周三稍微抬高声音。

周三 我是说，终于闯进了能人云集的地方。

雪枝 真有那么一种感觉。

周三 很长期间了。

雪枝 总算是来到啦！

150 议员会客处

周三和雪枝进来。

雪枝把请柬递给收发。

雪枝 我们是出席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会议的参考人。

周三端正姿势，他那看不见东西的眼睛瞪着说话人那边。

151 法务委员会

雪枝陪着周三坐在发言人的位置上。

参考人还有中谷等其他数人。

照相机频频拍照。

周三有些激动。

周三 有人对我说过，要求对被害者给以赔偿的运动虽好，但是假如制定出法律，你会遭到全体会员的围攻。

尽管他双目失明，但仍然环视了一下大厅。

周三 因为……据说即使制定出法律，一般也不适用于在此之前发生的案件……那样的话，迄今为止一直在运动中奔波劳苦的人们，却得不到一点好处。所以，你会遭到怨恨。我说，我即使遭受攻击，也决不在乎。我是手艺人出身，从十四、五就在街道工厂学徒作工。那时候，经常挨打受骂，可厉害啦！

雪枝看周三讲话已经跑题，慌忙牵牵他的衣袖。

周三领悟了。

周三 不过，果然如此，那些人岂不令人同情？他们都曾经过着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生活。因为这从天而降的灾难，他们的一切完全被破坏了。但是，他们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生活，大家团结在一起，想重新过上人的生活，我们不能再把他们赶到绝望的深渊去啊！

大厅里静了下来。

中谷一面点头，一面聆听。

周三 尤其是那些年纪还很小的孩子们……我走遍了全国，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真可怜。当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对自己的亲人无辜被杀，会怎么考虑呢？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一讲到这儿，就要流泪。

他并不想去擦掉泪水。

周三 我不懂深奥的问题，我想，难道这个法律就不能适用于二十年左右以前发生的案件？这一点，请各位给以考虑。

深深地鞠了一躬。

152 出租汽车里(下午)

周三精疲力尽地靠在后座上。

身旁坐着雪枝。

雪枝 你累了吧？

周三轻声地回答，

周三 真是累人的事呀。

雪枝 讲得好极了！

周三 街道工厂的老板终归不行呀。漏底了，我本想好好讲讲，可嘴一下子说走了题。

周三笑了，但笑得微弱无力。

雪枝 不是也很好吗？又不是请你来象老师那样讲法律问题。

周三没有回答。

蓦地，雪枝发现周三脸色很难看。

雪枝 他爹——你不好受吗？

良久，周三好象清醒过来。

周三 哦，没什么。

雪枝心神不安地摸着他的脉。

153 医院的走廊

三郎手里拿着报纸走来，进了一个房间。

字幕 昭和五十二年一月的一天下午

154 病房

周三躺在床上。

三郎在他枕头旁读报。

三郎 对过去发生的案件也给以赔偿的话，估计财政

等方面有许多困难。但是，促成立法的舆论，其核心力量无疑是那些犯罪案件的受害人家属，这个小小的市民运动掀起广泛的舆论，并取得了成果。把它作为民主主义的巨大新洪流来看待的时候，它的意义将是……

窥视一下周三的脸。

三郎 您在听吗？

周三 我听着哪。

三郎 总而言之，因为这些原因，对过去案件赔偿问题，应该予以很好的考虑……就这样写的。

周三微微地点了点头。

三郎 其他还有呢，要念吗？

周三 啊，念吧，都念。

三郎拿起月刊杂志。

三郎 嗯，在什么地方啦？

说着，翻页码。

三郎 出了许多文章，什么刊物都出。这么一来，就好象不登这种文章这个报刊就不成体统似的。

周三 那好嘛。快些念！

三郎 正在找哪。啊，有啦有啦。生命的价格，论对犯罪案件被害人赔偿问题。

周三喃喃自语，

周三 生命的价格……

155 医院的正门

买东西回来的雪枝和松崎一起进来。

雪枝 出席法务委员会之后，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硬挺着去参加集会等等……这个倔强的人，只是这次才老实地听了我的话……

松崎 这所医院，是您儿子住过的吧……

雪枝 是的。还是同一个病房。他自己还说，住这间挺好。

松崎 （突然想起）正好十年了。

156 走廊

雪枝和松崎走来。

只见医生和护士急急忙忙地往病房跑。

雪枝大吃一惊，便加快了脚步。

三郎探头望着。

三郎 姨妈！您到哪儿去啦？

发现松崎也在，于是比划着让他进去。

157 病房

周三的病情突然恶化。

医生和护士守在他床前。

雪枝跑上前来。

松崎守候在房间角落。

突然，周三说起胡话来，

周三 雪枝——

雪枝 在这儿，什么事儿？

周三 做好准备。

雪枝 ……？做什么准备？

周三 出门去。

雪枝不禁抬头看了看医生和三郎。

三郎 您要到哪儿去？姨夫！

周三 ……可口可乐……掺了氰酸……有人喝了……
死啦……谁……干的那种事……害死……无辜的人……

雪枝、三郎、松崎、医生守在旁边。

周三 医生……在吗……

医生 在，在这儿。

周三 求您……让我……再活……两年……两年就
行。

医生 完全可以，放心吧。

周三 再过……两年……就能看见……法律……制定
出来……看不到……那一天……我是不能……去见……我
儿子的……拜托啦……两年……两年……

声音渐渐微弱下去，停止了呼吸。

雪枝默默地咬着牙，紧紧握着周三的手。

三郎忘我地嘶喊着。

三郎 畜生！——畜生！（转过身来对着松崎）松崎先生，我的姨夫，我的姨母，你们将怎么办？

松崎默然无语，安慰似地抱着三郎的胳膊说：“我去给社里打个电话回来。”然后走出病房。

雪枝 我继续干！他爹没有完成的事我继续干下去！

158 走廊的红色电话

松崎在打电话。

松崎 刚才，川濑先生去世了。就是那个被害者赔偿制度促进会会长川濑周三先生。是操劳过度而引起心肌梗塞……伟大的市民逝世了。这个题我看可以吧……十分钟后我送去稿子，请刊登在晚版的头条消息位置上。时间匆促，但我尽量快，来得及。

这时，发现三郎站在他身旁。

松崎 好，拜托啦！（放下电话）

三郎 松崎先生，您知道吧？

松崎 什么？……

三郎 杀死武志的犯人，现在已经获释，在社会上大摇大摆了。

松崎 啊，大概……

三郎 不是大概，而是肯定如此。因为他判的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即使在监狱里服最长的徒刑，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已经出狱啦。仅仅十年时间，就把自己干的坏

事忘得干干净净！可是我姨夫在这十年里，却不知付出了多少辛苦。眼睛看不见了，还到处奔波，终于因此而死去。到底他得到了什么报答呢？没有钱，也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剩下的不是只有姨妈一人了吗？怎样看待他的十年和那家伙的十年呢？

松崎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三郎 这不是我的心情，而是姨夫、姨妈的心情！是全国受害者的心情！

159 走廊

周三的遗体从病房送往太平间。雪枝态度冷静近似木然地跟在后面。那是一个已经定下了决心的女人的形象。画面出现字幕，表示其后对被害者赔偿制度和立法的进展情况。

剧 终